

卷三十

蜀道征討記事

傷永錄 拾遺記 雲谷雜記

卷三十一

紫微雜記

後齋錄 藝圃折中 東齋記事 文昌雜錄 談藪

卷三十二

遜齋閒覽

迷樓記

汾山記

趙飛燕外傳

趙飛燕別傳

明皇雜錄

釋臣解題

拊掌錄

說郛卷第三十

蜀道征討比事

袁申儒

監四川總領

軍法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一日四川宣府事吳玘遣中軍統制杜寔傳
令于邵州防禦使向起利州兵馬鈐轄吳挺及保寧軍節度使
姚仲其畧日軍行并從隊伍勿亂次勿殿後勿踐稼勿毀民舍
勿掠民財逢敵欲戰必成陣甲軍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
陣約一百五十餘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前之
所至可穿敵陣即全軍俱發敵兵距約百步令平射弓兵起立
用箭約射如初然後全陣俱發或敵兵直犯拒馬令甲軍槍
手並依拒馬枕槍攔刺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

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女真及金人與其首級乃義賞否則闕其有以為他兵首領為女真金首級冒賞者罪亦如之先是遣杜定示陣或于諸將以步軍為陣必為左右翅翼馬軍為左右助拒馬環于左右助之內以衛步軍以一陣約之計主管陣敵統制一統四主陣撥發各一正副將準備將部隊為多寡陣兵二千二百六十有三軍步居陣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為陣心者一千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陣將官二平射子二百一十有七神臂子六十有四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陣外都為左助者二百六有二將官有二訓練一管隊兵乘騎者二百四十八右助亦如之並中間有貼撥輔陣增益之不同而大畧可以見矣

傳永錄

三卷

寒食詩寒食詩云寒食家、挿柳枝恋春亦、不多時兒孫只解花前醉青塚能消幾箇悲此賈秋整平章於德佑元年工母墳回至集賢堂所作豈非亡國之識歟隨抄

海鯢行 鮮于伯幾經歷海鯢行云元辛卯季冬浙江連日吹腥

風有物宛轉沙泥中非鼃龜非蛟竜神物失勢誰為雄萬刃封割江水紅九州之外四海通出內日月涵虛空汪洋浩漢足尔容胡為一出蕩忘迈糜軀鼎俎蝦蜆同嗟吁人有達與窮無以外慕戕厥躬古未妄動多災荒

風之始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年感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在側持妾

曰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夫凡有所感者皆以風之始為口實 蕙畝拾英集

巴家富詩 李黨學大安適巴長邠巴氏貧甚享亦安之戲嘗作詩曰誰道巴家窘巴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燕麥分無數榆錢散不收夜未深驟富新月掛銀鈎

白紙詩 士人郭暉因寄安問誤封一白紙去細君得之乃寄一絕云碧紗窓下啓緘封盡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別恨憶人全在不言中

表歲狀元賦 祥符中西蜀有二人學同硯席既得舉貧干索旁郡乃能辨行已迫歲始發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行至

劍門張惡子廟 雖英顯王其靈嚮震山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禱神各占其德失且祁夢為信草就畝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中廟灯燭如晝然後肴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導自遠而至声振四山皆岳瀆貴神也既席就賓主勸酬如世人二子大惧已無可柰何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日帝命吾儕作表歲狀元賦當議一題一神日以鑄鼎象物為題既而諸神皆一之韻且各刪闕彫改商確又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日吾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然私想謂曰此正為吾二人發迨將曉見將神各起致別傳呼出廟

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言各盡說其賦亟寫於書帙後無一子忘相於拜賜鼓舞而去倍道以行笑語欣然唯恐富貴之逼身也至京適及引保就試過省益志氣洋溢半驗矣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出果而鑄鼎象物賦韻脚盡同東廊者下筆中所書憎然一字不能上口間閱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廊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正日欲問子也於是二子相交疑日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福尔耶各忿怒不意草信筆而出唱名二名皆被出狀元仍徐真也即見印賣賦二子皆廟

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二子嘆曰始悟九得十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山不復事筆硯幸不能記其姓名云續清夜錄

拾遺記

十卷

王嘉 字子年
陝西人

春皇犧春皇者庖犧之別号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龍繞神母久而方城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唇眉上有白毫鬚垂委地或人曰歲星十二年一週天今叶以天時庖者包者包言含萬象以犧牲登薦於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庖犧亦謂伏羲變混沌之質文必其教故曰伏羲布至德於天下元之類莫不遵焉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其明獻照於八區是謂太昊

者也明位居東方以含養蠢化叶于木德其首附角号曰木皇
炎帝神農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畝之事百穀滋阜聖德
新感無不著焉

軒轅皇帝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吳樞以戊巳之日生故以玉
德稱王也厭世於昆堂之上留其冠劍佩舄昆堂者昇湖之
極峻處也立館於其下至今望而祭焉帝以神金鑄器皆銘
顯及升遐後群君臣觀其銘皆上古之字多磨滅缺落凡
所造建城刻記其年時辭跡皆質

少昊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采桴木而
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

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于水際與皇娥讌戲奏媿媿之樂
遊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之桑樹直上千尋葉紅
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每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
枝為表結黨茅為旌刻玉為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鳩
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以之遺相也帝子與皇娥
並坐撫桐峯擘琴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晴地曠浩茫
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滄天蕩、望滄、采桴輕漾着日傍當
期何所至窮桑知心和樂悅未盡俗未遊樂之處於桑中也
詩中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此類也白帝子答歌四維八埏
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擘干

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汎鳴樂難極滄溟海浦耒棲
息及皇城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至六國時桑丘子
著陰陽書即其余裔也少昊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
窮時氏有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因曰鳳鳴氏金鳴于山
銀湧于地或如龜之類卞是神鬼之形有水屈曲亦如龍鳳之
狀有山盤紆亦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風水之因也亦因以為
姓末伐為龍丘氏出班固藝文志蛇丘氏出西王母神異傳
顓頊帝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黑
龍負玄如玉畷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吁水德而王至
十年顓頊生手紋如龍亦有玉畷之象其夜昌意仰視天

北辰下化為老叟及顓頊君位倚祥甲社莫不總集不稟
正朔者越山航海皆至也

高辛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兇遷其民善
者於鄒屠之地迂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後分為
鄒氏屠氏女行不踐也常履風雲浮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
為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

唐堯帝堯在位聖德光洽西海之西有浮玉山、下有巨穴、中有
水色若火晝則通曉不明夜照耀穴外虽波濤雄蕩其光不
滅是謂陰火當堯世其光爛起化為赤雲丹輝炳映百川恬
澈游海者銘曰沉然以應火德之運也堯在位七十年有祗之

支國獻重明之鳥一名双睛在耳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翻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群惡不能為害飴以瓊膏或一歲數未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洒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為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魍魎魍魎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畫畫為雞於牖止此之遺像也

虞舜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導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舜禪於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嗣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出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應備焉萬國重譚而至

夏禹 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於羽淵化為玄魚時揚鬚振鱗橫修波上見者為謂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海民於羽山之中修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鯀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警而畏矣至舜命禹疏川奠岳祭巨海則龜鼉而為梁喻卒則神龍而為駭行遍日月之墟惟下踐羽山之地皆聖德感眩之靈化其事牙說神變猶一而色狀不同玄魚黃能四音亂傳寫流魚玄字或魚邊玄也群疑衆說並畧記焉

殷湯 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於桑也見黑鳥遺卵在地有五色紋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綬夜夢

神母謂之曰尔懷之件即生天子以继金德狄乃懷件一年而有娠經十四年而生契祚以八百叶件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吳鳥傳說實為赭衣者春為深岩以自給夏乘龍繞日而行並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為阿衡也

傳說師延者設之樂人也設樂以樂四遵此職至師筮精述陰陽曉明相緯莫測其為人世載遠絕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烏司樂之官及陰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當軒轅之時已數百歲聽平國樂聲以審吳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逃設時紂淫於声色乃拘師延於陰宮欲極刑戮師延既被囚繫奏請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紂

猶嫌日此乃淳古遠樂非餘可聽說也猶不釋師筮萬更奏迷魄之曲以歡修夜之悞乃得見炮烙之害周武王與師越濮流而逝或云死於水府故晉衛之人鑄石鑄金以象其形立祀不絕矣周武王東伐紂夜滄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歌有大蜂狀如舟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

事出太公六韜

武王使畫其像於幡旗以為

吉兆今人情信皆為鳥畫則遺據也

周穆王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鳥三名躡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

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
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運而駕鳥按轡徐行以匝天
地之域

魯僖公僖公十四年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鴨遶烟而巢
或集之推之則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堂名曰思烟
臺種仁壽木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人仁壽之華焉即
此是也或云或所焚之山數百里居人不得設羅網呼曰仁
鳥俗亦謂鳥曰臆者為慈鳥則其類也

周靈王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象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
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王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

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
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人子故降以和樂聲笙鏞
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
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以襄周而
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為神異乃以繡綬
擊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教
王之未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鋤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
繫角之綬尚猶在焉夫子之命之將終乃把麟綬涕泗滂沱
且麟出之時及解綬之歲重百季矣
越謀滅吳當天下奇室美人異味遊於吳文有美人二人一名

夷光二名修明即有施耶以貢於吳一處以椒花之房貫細珠

姐之別也

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妝於珠現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妖感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人女望而不敢侵全吳城地門內有朽株尚為祠神女之處

燕昭王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巡國未歆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漢並玉質凝膚豐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輪王登崇霞之臺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知王以纓縷拂之其舞一名崇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日集翔言其婉

轉若羽毛之從風未曲曰旋懷言其妓体纏曼若人懷袖也秦秦始皇時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兒粥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之典遂行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祈竹為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常息大樹之下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勞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答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請其術發以干出俗之辨即探腦中即二與說書言轉時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漢漢成帝以三秋問曰與飛燕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為

舟貴其不沉沒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梧桐木為蛇龍彫飾如真以夾雲舟而行以此貴為柁柁及觀雲棹水玩擷菱蕖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命傾之士以金縷纜云舟於波上每輕風至飛燕殆吹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裙帝怒曰妾微賤何服得預纓裙之遊今大池尚遊避

風之臺即燕飛結裙之處

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兢以妝飾妖麗考言取容董賢以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宴息之房命言卿易輕衣小袖不用奢帶修裙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效其斷

袖又曰割袖恐驚其眠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被而指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体以執篙楫搖漾於渠中清澄以盛暑之時使舟霞沒視宮人玉色者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宴飲帝嗟嘆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觀妝解其上衣惟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城所獻茵褥香草以為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渠名曰沝香渠

又郭况光武皇后之時弟也累金數億家童數百人以黃金為噐工匠之聲振於隣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

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
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襍室以飾臺樹懸明
珠於四垂畫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
夜日晝星富無足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
瓊厨今冗况小心白畏慎雖居富勢閉門游優未曾干世事為
一時之智也

魏咸熙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闔宦見之以聞
於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皆不祥也使宦者何以果見一白
虎子徧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
不復見虎擦檢宮內及諸厨井不見有物次檢宝库中得一玉

虎頭枕云單于地所獻檢其領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
與妲以周枕之是設時遺室也又按五帝本記云帝辛設代之未至
咸熙多歷年數代相傳凡珍室久則生精灵必神物憑之也

吳孫堅母妣堅之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閭門外
又授以芳茅一莖女童語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
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百年中應於異室授於人也
語畢而覺但起莖之莖者曰所夢童女負母繞閭門是太白精
之感化來夢夫帝王之母必有神跡自表曰氣者金也及吳滅而
踐晉作夢之徵焉

蜀先主甘后沛人也生於踐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

掖及后長而體貌特異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台入
絹長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
置後側畫則講說軍謀久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德
比君子况為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
乱感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妬於玉人也后常欲琢毀壞之
乃誠先主者晋子四千不以玉為宝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
妖玩維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
當斯之時君子議以甘后為人智婦人焉

晋晋武帝時有一美人姓姚名護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
陽之術年九十八姚衰則其祖也好讀書嗜酒常醉時好言

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嘆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
麴蘖八藪之木不足以作新蒸七澤之糜不足以克庖俎凡人稟
天地之精氣不知飲酒動肉含氣耳何必木偶於心識乎好啜
濁糟常言渴於醇酒群輩常弄押之呼為渴美

石季倫愛婢名翔風未末於胡中得之始十歲使房內養之至
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妙別玉声巧觀金色名侍人
美鮑者數千人翔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常語之曰吾百年之
後當指白日以汝為殉蒼曰主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將為殉身
其何朽於是弥見愛寵及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石崇
受譖浸之言即退翔風為房老使主群少乃懷怨而作五言詩

曰春花誰不美辛傷秋落時災煙還自低鄙退豈兩期桂芳
徒自盡共受在娥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蟾石氏房中並歌
此為樂曲止晉未乃止

諸山名崑崙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
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蓬萊山亦名防丘亦云
未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方丈之山一名雷雉東方龍場池方千里
瀛洲一名魂洲亦名環州亦名嶠山亦名環止上有方湖週迴
千黛輿山有員淵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昆吾山其
不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於此地掘深百丈猶未
及泉惟見火光如星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

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線竹之音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郡
材賦詩於水濱故云滿湘洞庭之樂听者令人難老雖咸池九韶
不得比焉

雲谷雜記

十卷

張淏

字清源華文八

臚傳句

叔孫通傳群臣朝十月儀設九賓為臚句傳按字書聲

絕為句外無它義云臚句傳者即臚傳也句字乃衍文故史
記注但云傳從上下為臚而已蘇林注漢書乃折臚字句為二
事云上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不知據而云鄭康成儀禮注謂
臚為重則臚傳蓋衆相進傳也國語云風听臚言於市辨妖
祥為謬又莊子有大傳臚得之語此最可極必二書証林說其

妄可知矣

紫黃旗吳書陳化使魏文帝因酒酣朝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竒其辭又江表傳初丹陽刁言使蜀得司馬微與劉廙論運命歷敘事云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陽之君乎六朝以來都于東南故有黃旗紫蓋之語文士多別用之雖皆知之其為符瑞事而罕有究其義者李善最詳博洽其注文運紫蓋黃旗之句亦不過引司馬微而已餘常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據之險虽知黃旗紫

蓋為氣終未上得其所自為恨一日讀米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腦中於是釋然因而知讀書不厭於多矣

玉帳杜子美巖公入朝云空局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送盧十
四侍御云但促銅壺箭俗添玉帳旂王洙於玉帳術句註云
兵書也後來增釋者不過日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至
玉帳旂句則云見空局玉帳術注照然玉帳術謂之兵書則可
句中無玉帳術字之不當引前事蓋洙與增釋者俱不得其
詳也按頌之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陽池轉絳宮之玉帳又
遠卓道甲專征賦云或倚直使之遊宮或居貴人之玉帳及

家厥勝之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玉帳然其法去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為玉帳主將宜居李太白司馬將軍歌云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為河魁為主將之帳在戌也非深識其法者不能為此語

月令字誤月令仲夏云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鄭氏註為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為盛火之戒者為灰按文全無義理若謂傷火氣故仲夏之月令民毋得燒灰則當若苦者太原寒食不舉火然後可是一咲耳季秋乃有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之意語灰字但有他據未敢斷以為是後讀呂不韋春秋十二月紀仲夏云無刈藍以染無燒灰高誘注草木未成不欲天物

季秋云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注草木節解斧入山林伐林作炭詳二註其意甚曉然則灰當為炭可疑也灰炭二字相類一時書寫之誤鄭氏註書之時畧不致審遽任意吾解殊可恨不韋之書漢人於文字間多所引用非特記禮者取以為月令如班固律歷志中冷綸取竹解春等事皆本其書今人罕讀云惜哉

書后譌字方輿泊宅篇云東坡就建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力陳其可貳之狀劉華老蘇子容同輔政子容曰昨得張安道不稱名但著押字華老曰某亦得之尚未啓封令取視之亦押字也其事人罕知故記之予按東觀餘論篇云唐文皇

令群臣上奏任用真單姓名不得單遂以單名為花押韋
陟五朶雲是也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
姚懷珣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政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
祗是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押字蓋
沿襲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即用押字與名
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尔近世遂施押字於移檄或不書
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又公孫談圖云先朝人書狀簡
欠多押字非自尊也從簡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申
字便怒則書用押字其來亦久矣劉蘇二公與方刁偶不
之知也予頃在武陵於畢文簡之諸司處見文簡與寇萊

公一帖尾用押字之下却用拜咨二字正以押字代君也景
德間士大夫質後故此風尚存豐間相去方七十餘年以為
罕見今固不復有矣已

太祖建
生知命

太祖創業垂統其睿謀英畧盛烈豈公刻之琬琰照

若日星已不得言但達生知命了然不惑親卜山陵於復游
預假之日處分大事於頃刻談笑間之此是唐虞以來未有
知也初太祖生於西京甲馬營開寶九年西幸還其廬駐
驛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一石馬兒為戲群兒屢竊之
朕埋於此不知在否廝之果然上愛山川形勝樂其土風迂
都之意李懷忠為雲騎指揮使諫曰東京正德居之中黃

汴環流漕運儲廩可仰億萬不煩飛輓况帝帑重兵宗廟
禁掖若太山之安根本不可輕動遂寢議拜安陵奠哭為別日
此生不得再朝於此也即更衣服孤矢登闕臺望西北鳴弦發
矢指矢委處謂左右曰即此乃朕之黃堂也以問得石馬埋於中
又曰朕自為陵名曰永昌是歲果晏駕又潛耀日常與一道
士游于閔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泚或又曰真無與祖宗三人者
每劇飲爛醉生善歌能引其喉於宵冥之間作清微之書
時或一二句隨天飄下惟祖宗聞之曰金喉虜頭四真龍德之
真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豈足憑邪至膺畱受禪日乃甲
申正月初四日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多澤編訪之或見於輶

轅道中或嵩洛間後十六載乃開室乙亥歲也上已綏楔駕
幸西至生醉坐於岸木陰下咲揖太祖曰別未喜安上大喜即道
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譚見之一如平時抓掌浩飲上
語生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一延紀不尔則當速措置上
酷留之得洎後苑吏或見宿于木末鳥巢中上數日不見常
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大清閣以望氣是多果晴星斗
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
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八太寢酌酒對飲
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獨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
飲訖禁漏三鼓殿雪已數寸上引柱斧敲雪顏太宗曰好、

做遂解帶詵請鼻息如雷是又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
廬者寂無所聞者帝已崩矣太宗受遺詔於柩前即位建曉
登明堂宣遺詔罷声慟引近臣^王衣以瞻聖体玉色温莹如出
湯沐二事可謂受絕古而失寶錄正史雖粗或登闕臺發大
事而極簡畧至顛命之詳則皆不記雜於他書故特表出之
上祭于畢史記周紀武王上祭于畢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池司
馬貞索隱曰按上文有字當作畢星予按後漢蘇竟轉畢
為天亡王纒纒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代紂上祭于畢以求天助
也據此則畢為畢星甚曉然馬融墓地之說非矣惜乎索
隱不能引此為証

闕止宰子
全字子我

史記宰予字子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乱以夷其

簇孔子耻之司馬真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乱之文然
有闕止字子我而因爭寵遂為陳恒殺與宰我相涉因謾云
然東坡志林云李斯上言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簡公臣布惠施
德下得百姓下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
田常而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田常作乱使吾先師
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於其間豈非干載不
蠲之惑也近今而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
驗明甚太史公因迺承疑使宰我有冤干載而吾師蒙其誑自
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恒之乱本與闕止爭政闕

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闕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
我與田恒之亂既殺闕止殺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
矣子由又曰李斯言田恒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因殺簡公又
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伏率將以攻田成子令卒於
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鳴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因為旌節以
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宰我信如之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為
齊攻田恒者非與田恒作亂矣要之由闕之亦曰子我故戰國諸
子誤以為宰子皆不足信也考諸家所言索隱則次其字同闕
止遂至於誤東坡以援李斯之言以宰子不從田常故為常所殺
子由固以為闕止已而未免以李斯劉向之言為或然劉向所

謂鳴夷子皮曰范蠡也田常之亂在周敬王三十九年是時范
蠡方在越與句賤謂代吳後八年吳滅蠡始浮江湖更名易姓
適齊為鳴夷子皮國語及蠡傳可攷其忘已不待言李斯之言
正由一時承襲之誤尔索隱古史謂為闕止然無確然之証終不
能祛人之疑而破人之惑已予按左傳哀公十四年齊簡公在
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段成子憚之

陳子陳恒之字也陳敬仲如齊以陳
為田氏田恒漢文帝諱恒故史記
以恒作常

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其擇焉弗聽夏五月壬申成子
見弟如公子我屬徒攻闕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
郭闕庚辰陳恒執公子舒州公曰吾早從之鞅之言不及此說苑
正簡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子此二

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虽叛而危之不可頓君去一人簡公
曰非細人之躬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弑公於
朝簡公謂焉而嘆息曰餘不听田鞅之言以至此患也說苑所
云與左氏正同獨以闕止為宰予者則後人誤以田氏之子我為
宰氏之子最公明夫一名字之混遂至賢逆之無辨曾修殺人
真可畏哉太史公作傳實以家語弟子解一篇為之殊不知
此書不全出於孔氏弟子之手多為好事者以意增損孔安國
嘗病之矣宰予之事正取當致者畧不致審信畢紀錄遂使
至門高弟重罹誣謗謂之良父可乎東坡之辨固足以雪其
耻矣而尚以宰予為常所殺是宰予猶死於非命也以今取

考常之取殺乃田子我也則宰予之枉可一洗無餘蘊矣

藏金石刻太漢以前字畫多見於鍾鼎彝器間至東漢時石刻
方盛本朝歐陽公始酷嗜之所藏至于弓自既為跋尾又命
其子棐撮其大要為之說曰集古目錄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集
錄蓋其一也其門人南豐曾公亦集古篆刻為金石錄五卷
後來趙公明誠所蓄尤富凡二千卷其數正陪於歐公著金
石錄三十卷石林葉公夢得双取碑所載事與史違誤者
金石類數五十卷近時洪文惠公迂集漢魏間碑為隸釋續
凡四十八卷昭五季公丙類其所有啓夏后氏竟五季著於錄
者一千卷號博古齋正訛謬廣異聞皆有恐於後其學隸

釋復錄其刻文前代遺篇墜款因得既見於方冊間此由可貴也

神道能改齊漫錄葬者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引襄陽耆曰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掖神道揚震碑首題太尉揚公神道碑名為記予按漢書高惠文公臣表云戚園侯李信成生為太常丞繼丞相侵神道隸臣又霍公傳堯光夫人侈大其壘制起三出闕築神道此二事皆在前當以為據蓋不使為后漢但表所謂神道疑宗廟之路也

飲茶盛於唐飲茶不知起於何時歐陽公集古錄跋云茶之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餘晏子春秋嬰相齊景公時食晚粟之

飲及三戈五邛茗菜而已又漢王褒童約有武陽一作五郡買茶

之語則魏晉之有前之矣但當時未知飲茶未若後世之盛也

郭璞注尔雅云樹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然茶至冬

味苦澁豈復可作羹邪飲之令人少睡張華得之以為異

聞遂載之博物志非但飲茶者鮮識茶者亦鮮至唐陸羽

著茶經三篇言茶者甚備天下益之飲茶其後尚茶成風回

說入朝使驅馬市茶得崇建中間趙贊始具茶稅吳元初

雖詔罷真元九年張滂復奏請歲得緡錢四十萬今乃與

鹽酒同佐國用所入不知幾陪於唐矣

門下門下省掌書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

蓋自唐然已傳亮修張子房廟教首曰紀綱唐呂延濟注
云紀綱為主簿之司教皆主簿宣之故先呼之亦由今出制
首言門下是也

嬰挑櫻挑亦云鷲挑呂不韋春秋羞以含挑荐寢廟注云含
挑鷲挑鷲所含食故曰含挑鷲挑二字頗為雅馴而前輩
罕曾引用

未劍近世官府驕徒所持假劍以木為之號曰大劍隨禮儀
志嘆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刀蔡謨議云大臣優皆劍
履上殿非

侍臣解之蓋防劍也近代以來未詳所起東齊晉令為謂
象劍言象於劍又南史陳始昌王叔陵傳左右尔朝服所
佩木劍以進此皆假劍之始然於施佩服而已不知何時遂
為與衛之飾

溫公得人心司馬溫公元豐末未京師都人奔趨競端觀即以
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和弟市人登
樹騎屋以窺瞰之誦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識馬公
耳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為之碎樹之為足折及薨京師之
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
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離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寺
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

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
哀泣香於首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像刻
印粥之家至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
工有致富者蔡京南迂道中市飲食之類反知為京皆不
肯售至於詬罵無取不道州縣護逸吏卒驅逐之稍息
人知賢不肖於人心得失一至如此兒童誦君實走卒知
司馬如溫者蓋千載一人而已文

登文鼓 昌雜錄登文鼓院未知起於何代因讀唐會要顯德
五年有抱屈人賣鼓於朝廷訴令東西都各置登聞鼓自此
始予按世說晉元帝時張閔私作都門早閉晚開群小患之

請州府訴不得理槌登聞鼓又晉范曄傳少廣二字槌登聞
鼓乞恩又後魏刑罰至志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究則
槌鼓公車上表其表又隋刑罰志高祖詔四方有枉屈詞訟縣
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
槌登文鼓其未以久非始於唐也呂不韋春秋先置敢諫之鼓
鬻子禹治天下門懸鍾鼓鐸磬而置之軺為名於冀簾日教
寡人以獄訟者揮鞞二事當為登聞鼓之始

良岳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
但形勢稍下倘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工倍其岡阜
使少加於舊已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內人安朝廷無事

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岳
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未勦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
以進號曰花石經專置應奉局於平江聊費動以億巨萬計
諸民搜岩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獲視稍不謹
則加之以罪劄山輩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
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以充軀士
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時旨
但進物至却計宦者以獻者大率靈壁太湖諸石二浙奇竹異
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州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渡江鑿
城郭而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未勦及蔡攸入

貢謁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藝凡六歲而始成亦呼為
萬歲山奇花異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環
麗極於此矣越十年金人犯闕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砍代為
薪是日百姓奔往無十萬人臺榭宮雉見毀拆官不結禁也餘
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始末如此每恨其它不得而詳後得徽
宗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作華陽宮記讀之語壽山艮岳
者森然在自也因各振其畧以備遺亡云御製艮岳記曰云
於是按苗度地尼徒僦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河口絲谿仇池之
深淵與泗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取瓌奇物異瑩琨之石
即如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

柑柳括荔枝之木金峨玉羞虎耳鳳尾索馨渠勅未利含
嘆之草不以土地之妹風氣之異恙生成長養於彫闌曲檻而
穿石出虤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後溪而
傍隴連綿亦弥瀟山岌其東則高峯恃立其下則植梅以萬
數緝桑成蹊芬芳馥郁結搆山根號萼綠華堂又傍有承
風崑雲之亭有屋外方內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
屋圓如視又有紫石之山祈真之壑攬秀山之軒龍吟之堂
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不入雍池水清
比連池息雁浮派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雍北真
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幾千里而方廣無四十

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弥鳩中号藥寮又禾
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庄上有亭曰巢雲高
出峰岫下視群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
數里與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倚翠青松蔽
密布於前微号萬松嶺上下設兩関出関下平地有大方沼
中有兩洲東為廬注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雲浪沼水
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中分兩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
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
棟山下曰揮云聽復由登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絕路
阻繼之以木棧木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

亭此最高於諸山前列巨石九三丈許子排衛巧恠斬岩
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一可彈窮麓雲半山若有極因蕭森
居佐北府景龍江長波遠岸塚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潺
湲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丹亭凝觀岡山亭下而西津清
斯閣北岸方竹蒼翠蒟蒻鬱仰不見明有勝筠菴躡雲臺
蕭闕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回面背竹也又與流為山莊為
回溪自山巖石罅牽條下平陸中立而回顧則岩峽洞穴亭閣
樓觀喬木茂 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入一榮一凋四面周
匝徘徊而仰頌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岩之底而不知京邑
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郭郭寰會紛華而填委也真

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為者此舉其便既為祖秀
華陽宮記曰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良岳於禁城之東敕詔
闈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與以輦土驅散萬軍人築岡阜高
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堆拔峭峙初奪天造石皆激怒
舐觸若齧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及其
恠輔以菑米瘦藤雜以黃楊對青蔭其上又隨其旋幹之
執斬石開徑憑險則設蹬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絕頂增
高樹以之冠搜遠方珍財盡天下者蠹工絕技而經始為山之
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為未也鑿池為溪澗
疊石為隄捍任其石之姓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為山

骨瓠露峯稜如削飄然有雲妝鶴態日飛來峰高於雉
堞翻若長京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日梅嶺其餘周種丹杏鴨
脚日杏蛇又增土疊石間沅隙日冗以栽黃楊曰黃楊癭築
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頓石任其自
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於其上曰椒崖接甲山之末增土為
大坡徒東西側柏板枝幹柔密樛之不斷華之結之為墮蓋
鳶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日龍柏破楮壽山而西移竹成林
復開小徑至數百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絕極皆四方
琢真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月班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
面徑數仞因而為山貼山卓立山陰四慕櫃絕頂開深池車

駕臨幸則駐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為瀑布曰紫石壁
又名瀑布屏從良岳之麗琢石為梯石皆溫潤淨滑之白朝
真磴又於洲上植方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
園圃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肆殺絳霄樓夢
綠華棠葉臺高九仞固賢城都近君指額造碧洞虛天萬
山環之開三洞為品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角亭於其中央榭
椽窓檻皆以瑪瑙石間之其地琢為竜礎導景龍江東出
安遠門以備童舟幸東西榭景二園西翔舟造景龍門以幸
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榭芳苑堤外
築疊衛之瀕水時絳挑海棠芙蓉垂楊畧無隙地又於地

旧作野店麗治農圃開東西二闕夾懸岩崆道隘追名下
多峯稜過者瞻戰股粟凡自苑中登群峯所出入者此二
闕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日濯龍澗漾春波、桃花聞鴈池送
真洞其餘勝迹不可殫紀工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
大抵衆山環列於其前得浮無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闕宮
門於西入徑廣於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
功夫慶萬壽峰而名之独神運峰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監
固候居道之中石為小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
建三丈碑附於石之東南陰其石若群臣入侍嘽慙正容
凜然不可犯或戰粟如敵天威或奮然而超又若樓取其恠

狀餘態娛人者多矣上既悅之悉與賜号守吏以奎畫列如
於石之陽其它軒榭庭徑各有臣名其列星布並與賜名惟神
運峯其畧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
霞桐參日吐月排雲衢斗香門月窟躡踏坐席堆青凝碧
金鼈玉龜疊翠独季櫻握彈雲風門雷穴玉秀玉竇銳雲
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蓮瀛河弥老人壽星鄉雲端謁
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疊積玉藂秀而在于渚日翔麟立津浹
者日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乎壽著曰南嶺小峯
而附於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童立于沃泉上者曰留
雲宿霧又為藏煙左滴翠岩博雲屏積雪嶺其間石黃

于亭際者抱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道峯異其居以壓
衆石作亭庇之真于環春莖者曰王京獨秀太平岩寘于綠
萼華亭者曰卿雲萬態奇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
斯盡矣靖康元年閏十月梁陷都人相與排墻避虜於壽
山艮岳之上時大雪新膚坵壑林塘粲苦畫本凡天下之美
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嘆信天下之傑觀
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華陽宮而民廢之矣

聯句所始 渙隱菴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
退之斬薪開闢予觀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又聯句
一篇杜工部集又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為之至退亦沿襲其

舊曰自退之斬薪開闢則非也今攷之漁隱所言亦未得為
聯句實起于漢柏梁臺非始於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
真卿亦皆有是作亦不時謝宣城杜工部而止耳

天事物 今人以物相遺器之人也韓退公奏韓私人事物狀云奉
教撰平淮西碑文依綠聖恩以碑本賜韓私等今韓私寄絹
五百疋與臣充人事物未敢受頌謹錄奏聞又杜收謝許受洒
西送撰韋舟碑綵絹等狀云中使奉宣聖旨令臣領受晒西
觀察使統于梟所寄撰韋舟遺受碑文人事採絹共三疋乃
知此稱自唐已有之

蒜髮今人年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猶言宣髮也宣髮見

於陸德明意說卦釋文中此故人所知也而蒜髮書傳間
或未知見獨本多蕪菁條下云蔓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
髮此係可為據也

闕羽印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連環

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闕羽嘗封於漢壽亭侯人又
羽物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焰因白于官乃
遣人送荆門軍羽祠中光恠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真慈
將獻之東宮印亟而未發忽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
無置錐地今俗謂人之至貧者則日無錐之地此語皆自古有
之韓非子云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遣行舜無置追之

地而德結又史記便孟得傳孫叔敖為楚相死其子無立錐
之地又後漢郭丹傳蜀諸葛亮傳俱有此語

稱臣呼卿古者稱臣蓋是謙卑而已上下通行不得稱於君上

之前也如齊太子對豎者文摯云臣以死事之豨君見之扁
鵲曰寡人幸甚呂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謝項羽
曰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之類也晉宋間彼此相呼為卿
自唐以來唯君上以呼臣庶士大夫不敢以相稱之謂矣

稱萬歲萬歲之稱不知起於何代商周以前不復可攷呂氏春

秋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綬燒債
券民稱萬歲蘭相如今璧入秦王大喜左右皆呼萬歲韓

非子曰巫祝之曰使君千秋萬歲、之聲括耳新亭梁君出
獵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紀信乘黃屋左纛日食
尺漢王降楚、呼萬歲陸賈奏剝語左右稱呼萬歲高武
帝登嵩高呼萬歲者三元帝送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酒
賀我左右呼萬歲馮異傳趙匡將兵助異并送縑穀軍中
皆稱萬歲馬授封侯乃擊牛醜酒勞嚮軍士皆伏稱萬歲王
望曰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吳甘寧入魏營斬教
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是則慶賞之際上下通稱之不知
自何時始專於君上之祝也

崔豹 韓子養書崔豹古今注後云崔豹漢魏間人也當干戈

擾攘時能自見於翰墨雖小道亦足觀士生無事時圓冠方
履飽食嬉戲亦足愧矣餘按劉教授世說注云晉百官名崔
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大傅是則非漢末魏初間人
蓋子曰蒼初不得其詳以意度其是時人故不免於誤

斷屠 高承事物紀原唐刑法志武得二年詔斷屠日不行刑
會要日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令自今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
每月十齋日并斷屠按此則斷屠之始起於唐祖祖也承
所紀非也隋高祖仁壽三年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
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則此制隋已有知不始有之不
始於唐也

劉劭顏游
秦有功於漢書

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
編錄漢事未得帝搆而亡故有無宗本止雜記而已試此故校
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亦小異同耳固所不敢不過二萬
許言顏游秦師古之叔也嘗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時稱為
大顏後師古為太子丞乾注班書多資取其義是二公有
功於漢書多矣但知班固師古而已知歆及游秦者鮮固故
於故表出之以示好事者游秦事唐史畧於師古傳末其詳
則見於顏真卿所以集也

檄書露
布以始

文章緣起漢臣陳琳作檄曹操文謂檄文起於琳也
以文心雕龍考之已有張義結檄楚書魏晉置檄亡新文

也又司馬相如箭蜀文、選作箭蜀檄文則檄不起於陳
琳隋禮儀志後魏每攻戰剋捷歆天下如聞廼書帛建於
竿上名為露布其後、相因施行如隋志所言則露布始
見於後魏時事物記原引世說素虎倚馬為桓溫作非
代露布云見於晉二者俱未為得漢賈洪為馬超作代曹
操露布則露布白後漢已有之豈書帛結竿實自後魏
始耶然露布之語其來亦久矣漢官儀凡制書皆璽封為
赦贖司徒印露布州郡也

莫鴈傳書

陳勝吳廣皆舉事卜者言遂以丹書白月陳勝王
置人所罾魚腹中其卒買魚烹食果得書古辭烹鯉得

素雖非漢使用常惠教言天子射上林中得一鴈足有絲
帛書言武實在以讓單于、驚、謝者皆出於一時之偽後來
遂以魚以鴈傳為書之實

黃庭繼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惟愛鵞山陰有道士養好鵞羲
之故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鵞相贈羲之欣然
寫畢籠鵞而歸其任率如此蔡條西清詩話云李太白山
陰道士如相訪為寫黃庭經換白鵞乃道德非黃庭也
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黃庭真帖為逸少書僕嘗考之非也
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戒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
二年南岳魏夫人所受云、惟有黃庭一篇蓋此經也僕按

逸少以晉穆帝昇平五年六十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即哀
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于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欽
論書表云山陰曇曜村養鵞道士語羲之曰久欲寫河上
公老子緼素早辨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道德兩章便合
群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為寫畢携鵞去而晉書本傳
亦著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畢當舉群鵞相贈耳初末嘗言寫
黃庭也以二書故之即黃庭非逸少書然陶居隱與梁武帝
啓云逸少似名之迹不過教首黃庭勸進吉誓等不審尤有
存否蓋此啓在著真語前故未之改正耳至唐張懷瓘作
書又云樂毅黃庭幾篇即為國寶遂談以為逸少書太

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訪應寫黃庭換白鶴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歟伯思之論以若詳悉矣以餘攷之其說非矣蓋書黃庭經換鶴以書道德經換鶴自是兩事伯思語黃庭之傳左右軍死後此最失於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內景經又有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道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世俗列稱為黃庭經內景經乃大道玉晨君所作扶桑大帝君命賜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即真誥所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作也即右軍所書者與魏夫人所得者初不同餘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末云永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在山陰縣寫以小段陽集古

目錄校之與文忠所藏本同則右軍之寫黃庭甚晚然緣諸公攷之未詳故未免紛紜如此黃伯思謂與梁武啓在著真誥之前此有曲為之辨也余又嘗於道藏中得務成子註外景經一卷有序云昔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寫嘗求於人間王右軍精於多隸而性復愛白鶴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逸興自縱未免脫漏但美其書耳張君所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此最為的確也蓋道德經是偶悅道士之鵝因為之寫若黃庭是道士聞其善書且喜鶴故以是為贈而求其書此是兩事頗分明緣俱以寫經得鶴故使後人指為一事而妄起異論唯李太白知其為二事故

其詩曰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
愛此好鸞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人神書罷籠鵝去何
曾別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鵝也送賀賓客越一篇云鏡
湖清水漂清波狂客歸舟逸吳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
庭換白鵝此言書黃庭經得白鵝也太白於兩詩各言之初
未嘗誤乃後人自誤也

又程文簡演繁露云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鵝者道德經也
文士謂作黃庭人皆謂誤張彦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
軍自正書第二卷有黃庭經六十行與山陰道士其時真迹
故在既可以見其為黃庭無疑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

禁中見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亟所記憶者善書樂
毅告誓黃庭徐浩古跡記玄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為
第一聞道德經則傳之所載却誤程云晉書傳誤者蓋不
詳太白之詩故不知為二事者也

竹之異品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註云對青竹黃而構青
故每節若間出去此竹今浙中亦有之唯會稽頗多被人呼
為黃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
盈尺細僅如針几所以為竹無不俱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
具體即此也武陵桃園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勁可以
為杖余頃在湖湘間見有以竹根為桶者其徑幾尺羅浮

山記云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松窓雜錄有異篔簹長二百尺玉篇筴竹以可為舟龍公竹及筴竹雖未親覩以前所見推之詎不信哉

佛書佛書見於中國世謂起于後漢明帝時今考之明帝之

前已有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

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二人已在佛經今世傳列仙傳佛經經字多仙經惟梁劉孝標注世說殷中軍見佛經事全引此文日期之推

家訓所引列仙傳贊亦云易之七十四人出佛經乃知仙字是後人以易意之霍去病傳太休屠濟天金人張

晏曰佛徒紀金人也顏師古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

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未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

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俗祀

之魚秦魏畧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

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此皆明帝未遣使取經之前

也使明帝之前未有佛書傳教對明帝所言何從而得之

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矣流遭秦之世所以煙滅其說必有

所據也

刀耕火種 沅湘間多山農家唯植粟且多在岡阜每畝布種

昔則先伐其林縱火焚之俟其灰即佈種於其間如是則所

收必倍蓋史所謂刀耕火種也

鍾鳴漏 今人言人之衰老者則曰鍾鳴漏尺隋柳傳伏見

語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為祀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

尺若令剡舉所損殊大人皆以此言始初非也日豫為并
州史遷衛尉年老求遜位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
預荅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猶鍾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
也當以為此始豫書見於魏書本傳

燕脂燕脂今或書作烟支又作胭脂然各有所據中華古
今注燕脂蓋起於紂紅藍花汁凝作之以其燕所生故曰
燕脂蘇氏演義曰燕支葉似薊花似薄出西方土人以染
名為燕支中國亦語為紅藍以染粉為婦人色謂脂支粉
北戶錄載習鑿齒書云此有紅藍北人採取其花作燕支
婦人收時作頰色殊覺鮮明匈奴名妻作閼之支言可愛

燕支色

孝宗聖德

初隆祐太后升遐時朝廷欲建山陵兩浙漕臣魯卷

謂帝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附矣宜以攢宮為名
僉以為當遂占吉為稽會民間塚墓有附近者往者多涉
之他高宗思陵興役人之際孝宗嘗密勅無得輒壞人墳墓
其愛人恤物一至如此文王之澤及朽骨未足多也

于姓 于于皆千古寒切于姓編云望出滎陽潁川宋又于隼晉
于寶著椽神記于本姓邗周叔之後子孫去邑為于漢有
于定國魏將軍于禁望出東海河南是于與于為二姓甚
明今晉書于寶傳書于作于文選武革命論則云于今昇

諸書引按神記則云于寶按神記周禮注則云于寶云字畫之差承相之久遂至無辨良可歎也

二赤松赤松子有二其一神禹時服水玉能入火不燒即張子房願從之遊者事見劉向列仙傳其一則晉之皇初平嘗牧羊忽為一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後服松脂伏苓成仙姓為赤白赤松子即叱石為羊者事見葛洪神仙傳令婺州金華山赤松觀乃其飛昇之地而往來賦咏者多引用張子房事誤矣

謚號 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法周公所為謚者行之跡也累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必是死有謚今考

之亦有不然者如楚熊通自立為楚武王趙陀自稱為南武帝蜀杜宇自號為望帝此固顯然自號稱為者也若周公謂百禽云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伍子胥謂楚使者云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越春秋云是時周之成王楚之平王皆生存已有此稱此皆不可曉者劉向說苑改成王作今王揚倞釋荀子謂成王乃後人所加正以生存不當有謚為疑故林文未免遷就其說

五大夫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初不言其為何樹也後漢因邵作漢官儀始言為松蓋樹在泰山小天門至邵時猶存故知其為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

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為五大夫是也後人不知遂
為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皆松
不引之過也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夫故老云有隼氏墓於
此後於皆位至大夫因時得名近世好事者或異其說曰此
秦封松為五大夫之地也紹興文王十朋為郡慢官按訪所
聞作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為然故賦有風挺千丈松封五
夫之句疏於下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為五天之處蓋
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劉石刻得初不知封松乃在秦
山時非在會稽時也而十朋失於致死遂以為夫予嘗過
其處見道旁有古石塔有刻字尚可讀乃會昌三年餘

珠所記云草市曰吾夫因隼氏立塋於此孝感上聖而為名焉
乃知吾夫之名實由隼氏惜字十朋反不見也

禮部韻古者自未有反切故訓釋者恒曰讀如某字而已
至魏孫作四声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声譜以為在
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腦襟窮其妙肯自謂入神
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声韻畧之類紛然各字名家矣至
唐孫愐始集為唐韻諸書遂為工廢本朝真宗時陳彭
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韻集韻畧字統及王荅尔雅
為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為格又景祐四年國子監以
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畧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

言舊韻畧多無訓解有疑渾声與疊字不顯義理致舉人
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定其韻窄者凡
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疑渾声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此
盖令所禮部韻也吳曹漫錄嘗論景祐修韻畧事既不
得其始徒屑於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尔予因歎近
時小學幾至於廢絕遂撫声韻之本不備論於此庶賢者得
以致云

堯九男 孟子云堯使九男二女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趙其注云
堯典曰厘降二女不見九男独丹朱以嫡嗣之子臣下以鉅堯
求禪其余八庶無事故不見於舜典予按呂不韋春秋云堯

有子十人而與舜貴公也然自丹朱之外不特八庶子而已皇
甫謚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
九人其教正與不韋春秋合盖使事舜時朱以的子故不在所
遣中趙岐云八庶盖未之效耳

三洪崖先生

洪崖先生有二其一三皇時伶倫得仙者号洪崖神仙

傳衛叔卿與數人傳戲於華山石上其子度世曰不審與父
並坐者誰也鄉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耳郭璞詩左揖浮
丘袖石拍洪崖育即此是也其一唐有張盩亦号洪崖先生
按本傳及豫章城方輿云盩晋州神仙縣人隱姑射山開元
七十召至長安見玄宗於湛露殿十六年洪州大疫盩至施

藥病者立愈州以上聞玄宗意其為氈驛召至果氈也常服烏方帽紅焦衣黑犀帶琴白馱從者負六角扇垂雲笠缺如意往來市間人莫知其歲耳今人好尚其像者即此是也豫章有洪崖蓋洪崖得道處也後張拱崖亦至其處豫章人立祠於洪井洪崖遂至無辨

阿堵嬾真子錄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故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元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云以錢繞抹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錢但云去却元底耳後人遂以錢為阿堵物眼為阿堵中皆非是蓋此阿堵同一意也予按晉人所稱不止此兩事而已殷浩見佛經

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上新亭大臣兵衛呼謝安及王桓之之欲於坐室之安舉目編厯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溫嘆曰正自不孤不尔君更以二者為証其意尤見分明

後漢人亦有二字名

歐陽公集古目錄揚震碑陰題名跋云此碑所書河

間賈伯騎傳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八疑其所書此皆是字尔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予按前漢書匈奴傳王莽秉政令中國不有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哀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

大悅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當時莽故有名禁繁光武即位以來士大夫相循襲複名者極少但不可謂無也蘇不韋字公先有傳附於蘇章傳後紅僖二字曰長彦李又有劉駒餘嘗與劉珍掟定東觀書謝承漢書有雲中丘季智名靈舉郭太傅有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戚此數人者出於芻收置郵屠沽六十五次非以佇行者其為名無可疑如此之類見於漢傳中今可考也

酒名齊物論

唐子西則居惠州嘗醞酒二種其和者名養生聖其稍勁者名齊物論

蕨字東觀余論跋右軍甘蕨似竹於文從鳥倍從草非是予

按說文蕨字在多部注云諸蕨也玉篇有蕨字在竹部音矢御切方筐也又焦韻亦載此一字音同云箕屬是蕨與蕨自古兩字右軍正誤黃氏見蕨有節自行遂以從州為非謬矣蕨字見於說文豈可倍字也

避忌諱字晋宋以來士大夫多矣父祖多諱為重習以成風拘忌太過至迂恠可以笑齊王亮父諱攸迂者晋陵太守沈瓚之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瓚之快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駁尊旁犬為

犬旁無駁尊

太平御覽載此云當作首傍安犬猶為犬傍安莫與今南史小異

若是有心悠無心攸

乞吉示亮不履跣而走瓚之撫掌大笑而去北齊熊安生

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堆士開諱安乃稱觸、生群公晒之此與贊之甚相及然觸、生之稱此尤于性可笑也

說郛卷第三十一

紫微雜記 一卷

宋呂東萊

賭新法 神宗病甚不能言宣仁謂曰我欲為汝改其事、凡二十餘條神宗皆點頭獨至青苗去再三問終不應熙寧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賭物若瀛時只吉罷了新法

何宗韓詩

神宗朝蔣堂為樞密真學士知城都府有狂士何

宗韓上堂有截斷劍門燒棧閣此中別是一乾坤堂恩遽下宗韓吏繳其詩待罪一日上問正府何宗韓字如何諸公對方欲進呈此本狂生欲諸州編置可也上曰不可如此

窮措大為飢寒迫所致與亦管事官遂授鄧州司戶參軍
仍賜袍笏

昆伯
馬詩

昆伯馬載之學問精確少見比常作昭陵夫人詞詩云殺
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有真安用主兒作劉季暮年
無骨莖昭陵

昆之道詩 昆之道 詠之 西之唱和云旌其太一三山外軍馬長揚五

柝中柳外雕安公子醉花前團扇麗人行絕唱也

宋禮 呂氏舊俗母愛孀房婢拜以受其主母拜也孀見母
母房婢妮即荅拜是母亦尊之義也母呼孀房人並呼
其名孀呼母房稍老成親近者則並以姐稱之諸婢先未

即呼後未者又後來者呼為姐母於孀處自稱名或法

名不稱新婦於母處則稱之

作文引事 老蘇嘗謂學士作文引証事實猶訟事之引証見
之引一人苟得審諦不須更引或一人不能証之不免拜引

司馬文所以 司馬文公正見賓客多論語言不窮東坡一日謂之
不樂東坡

謂文正曰吉相公少住教誨之言容軼道幾句文正大不樂

遂

盛服 富鄭公每赴親賓宴集未嘗不盛服而往以享主人之
赴宴

厚意侯鯖錄

八卷又見三十九卷當併入此問

趙令畤

合歡被 文選古詩曰文綵双鴛鴦裁為合歡被着以長相思

緣以結不解注被中着錦謂之長相思綿之意緣以被
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余得一古被四邊有緣真此意
也着謂充以絮

出文選第十五卷

緣池

正俗云或聞今以卧毡着之裏施緣者何以呼為池毡荅

曰禮魚躍拂池者緣市之名謂其形像水池耳左太冲嬌
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即其証也今人被頭別施帛為緣者猶
呼為被池此毡亦為有緣故得名池耳俗間不知根本競為
異說當時已少有知者况此未士大夫耶宋子京博學嘗
用作詩云曉日侵簾壓春寒到彼池

余得一古被吳唐物四幅紅縷外緣
青花綿與此說其所以者正合

僧尼
之始

漢明帝聊陽城侯劉焯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

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三雅池

閩州有三雅池出潘遠記聞譚云昔有云修此池得三

銅器狀如盃盞上各有篆字一云伯雅二日仲雅三日季雅不

知所由乃名此池為三雅也余嘗覽魏文典云鬼神未斗酒

直萬金劉表一子好飲乃製三爵大曰伯雅注云一斗次日仲雅注云七升

小曰季雅注云五升今三雅池所得乃劉氏酒器也

短啓閣下發帖十号淳化中朝廷所集其中多吊喪問疾人

多疑之比見刊誤乃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聖啓出於晉

宋兵革之間時因禁書跡非吊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

義之書首云死罪是違致令故也但啓事論誤短而槪之

貴於藏隱

名刺刊誤云古無文刺唯書竹簡以代結繩謂之簡冊也魏稱衡處士致名紙是上題名投刺公侯自相承後刺謁者見通名紙為公狀也至今仕子之家存焉

繫臂杜牧之宮人詩云絳綵蟄猶封繫臂紗晉武帝選士廢女子有姿色以絳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哭不伏繫臂左右掄其口今定親之家亦有繫臂者續古事也

贈妓詩張文潛初官通許喜營妓劉淑女為作詩曰可是相逢意便深為郎考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髻窓外三更夜雨衾別燕從交灯見淚夜船惟有月心知東西房草皆相

似欲望高樓何處尋有云未說蟾峰如素領固應新月
李纖眉引成窰約因言笑認得真情似別離樽酒且須濃
琥珀痕更著薄燕脂北城月落烏啼後便是孤舟腸斷時
畏內孫貴公素畏內衆所共知嘗求東坡扇書扇坡題云
披扇當羊咲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
願時說李陽公昔素為程徽門賓後娶程公之女性極妬
悍故云

換羊書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為換鵞書韓宗儒姓
饒食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三文書
為換羊書矣東坡大作咲一日公在漢苑以聖節製撰紛

完宗儒日作數簡以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咲
語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草書錢文近世錢未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為知既成
以賜近世崇寧大觀御書錢蓋龍衣故事也

落花詩 宋莒公兄弟皆以高名擢用仁廟時本朝文章多
人未有云此者少時作落花詩為時贈矣莒公詩云一夜
東風拂花牆歸來無處剝淒涼漢皋佩冷臨江濕金谷
樓危到地香泪臉舖痕勞懶隨舞臺双影費寫腸南朝
樂府休廣曲桃葉桃根盡可傷景文詩云墜素翻紅各
自傷青樓烟雨任相忘欲非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

妝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人去骨微香可憐無意傳双蝶
及委芳心在窈房

幾頭酒幾頭酒山東風俗新沐訖飲酒謂之幾頭酒顏師
古云字當為機音機福祥也按礼云饋而饋梁髮降用象
櫛進羞工乃升歌鄭康成云沐饋必盡祀作樂盈氣也
此語新沐饋休故更進食飲而加樂以自輔助致福祿
此古之遺法乎

露布 露布人多用之並不知其始春秋佐助期日武露布
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国布散者人上武文宋者則甘露
沉重初學舊學云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為姓生

而久之久無對者揚大季為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尸死而後已李

釣鰲客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版上題曰海上釣鰲客李

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為釣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為綵明月為釣又曰何物為其餌物以天下為負氣義丈夫為餌丞相竦然

李紳不禮士

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過於其

中道避不及為前騎所拘紳鞠之乃宗室荅曰勤政樓前尚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尚書未尊於天子公失色使去

王彥伯
鑿藥

王彥伯鑿名既著列三四竈煮藥于庭老幼塞門而

來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皆飲之而去効者各負錢而野不來者亦不責之其晉眼長者之流歟千金有王彥伯方

跡鴟
寄懷

唐吳人顧况一見李鄴侯如舊識待以異禮及鄴侯

卒况感其知作海鴟以寄懷云萬里飛來為客鳥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鴟鴞奈爾何遂為權貴疾貶饒州司戶

善佞荆中大曆中有馮希樂者善佞見人家鼠穴亦佞嘗到長林謁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暨感獸出境昨

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大畏食人
令戲誥之馮遽曰是必掠食便過

錢氏詩 南宮縣君錢氏師去士悲秋色女懷春此語由來是
未真倘若有情相眷恋四時天氣揔愁人

三臺 三臺陳鄰鄴中記云魏武於鄴城西北立三臺中名
銅雀南名金獸北名冰井

花娘歌 梅聖俞詩世稱五字妙其歌辭語勝理詣大似元

微之作花娘歌曰花娘十二能歌舞籍甚声名居樂府
荏苒其間十四年朝為行云暮行雨格高氣俊能動人
人能動之無幾許前歲適從江國來時因燕席相徵語

雖有幽情未得傳暗結殷懃度寒暑去年送客出東城
舟中接膝心已傾自從稍有期約五月蓮航並釣行曲隄
別浦無人處始笑死尖浪得名爾後頻逢從嫵婉各恨從
來相見晚月下花前不暫離已抵銀河遠青鳥傳音日幾
回雞鳴歸去暮還來經秋度臘無纖失受極情專易得
猜前年南園尋芳草不忽不投袂起官司乘爨作威稜督
促倉皇出閭里瀟風雨滿長堤小舸翩然泛流水忽逢小
吏上城東泣淚寄言心欲死願即日致青妾已長甘在
泥滓更悲息意不得終世事何憑難若此即聞此語痛莫
深天地無窮恨不已我今為尔偶成章欲便織之托雙鯉

釣蘭 閔楮王逸注云縱曰蘭橫曰楮。問子曰楮闌楮閔
殿上臨邊之飾亦以仿入墜墮今年鈞蘭是也 沙門玄應撰

方頭 今人謂拙直者名方頭陸魯望作有詩云頭方不會
王門事塵土空緇白苧衣亦有此出處矣

馮夷 馮夷者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畔人也服八石
得水仙是為河伯云以八月庚子浩於南河溺而死一云渡河溺

酒惡 金陵語中酒曰酒惡則知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蕊

嗅用鄉人語也

心曹 愁憂也集韻音曹揚雄有半牢愁音曹今人言中心
不快為心曹當用此愁字即憂也

寓言 東坡云余飲少輒醉卧則鼻鼾如雷傍舍為厭而已

不知也一日因醉卧有魚頭鬼身自海中未告予廣利王請
端明余被褐履草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偶聞風雷

聲暴如觸石意亦知在深水處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
晶宮殿相照耀也其上則有曬日夜光文犀尺壁南京火

齊不可仰觀而琥珀又不知多少也廣利少間冠劍而出從
者二青衣余對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廣利且嘆且笑頃

南溟夫人亦造焉自不知在人世少間出絞綃火餘命予題
詩予乃賦之曰天地雖虛郭淮海為最大聖主皆祀事位

尊河伯拜祝融為異号恍惚聚百三氣交流光萬里風

雲快靈旗搖紅毒霧赤亂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
若得明月珠可償出客債寫意進廣利諸仙咸稱妙獨廣
利傍一冠簪水族謂之鰲相公進軾言蘇軾不避忌諱祝
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進而嘆曰到處被相公廝壞

花判錢唐一官妓性善媚或人誦曰九尾野狐東坡先生適
是邦闕守權攝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狀解籍遂判云五日京
北判斷所宜九尾野狐從自任便有一名娼亦援此例遂判
云敦召南之化此意誠可加空莫北之群所請宜不允

藝圃折中六卷

宋鄭厚

蒲田人泉州觀察推故

論君臣 湯武非聖君伊周非純臣孟子非賢人揚雄非君子

成湯放桀于南巢唯有慙德曰予怒未世以台為口實夷
齊如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
謂仁乎此湯武罪也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召公
不悅周公作君真以自解此伊尹周公之罪也仲尼之徒無
心以為速沈同問燕可伐歟吾應之曰可此孟軻之罪也周
公以未未有漢公之慙此揚雄罪也

湯武 君天也父也元首也天不常雨澤而潦旱為下土者傾
而陷之可也父不理生產而博飲為子孫者耽而戕之可乎
頭目昏重一身之累於腹心股肱者謀而易置之可乎其不
可也必矣湯武之罪當無所逃彼其自怒與天下後世怒之

者不曰過誅一殘賊而極億兆於塗炭保其子孫皆賢明
仁聖否乎如身役之付不可必盡亦姑認是時異其將來矣
何遽為稱首以啓天下無君無父之心使殃毒之流紛々如也
降壇之有君其群不敢攘而代之分數定也使湯武不為亂
臣賊子倡未必後世敢召是亂也夏書成湯放桀于南巢
惟有慚德使湯禽獸也則安而有之若猶人也惡德不慚
夷齊仇周而餓死君子曰義士則不義之名將有歸矣若
曰應天順人湯武豈得已哉此書生所知也愚天編民且
不曉此特以根夫納民心者為是說

伊周 伊尹周公非紀臣也非經行也不可為後世法也距大

吠堯各護其主臣無二心天之致也伊尹去湯就桀醜傑歸
湯去就之顛逆同奸謀使兵家得引為及聞伊尹自取之
也桐宮之放與夷羿唯阿耳此豈人臣所當為者哉冢宰居
攝召公不悅非謂敢遂有之也亦意豈其當時之蒙閔後世
之端爾是以效伊尹而不得進其心者為霍光效霍光而不
得及其心者為王莽董卓曹氏代漢司馬代魏劉裕代晉
紛々至於五代未嘗不脫迎伊周以階亂故曰伊尹周公非
純臣也非經行也不可以為後世法也萬章之於伊尹曰賢
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歟愚於周公亦曰賢
者之於人臣也其君不仕固可代歟

孟子春秋書王存周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仲尼之本心也孟軻非周民乎履周之地食周之粟常有無周之心學仲尼之版者也周德之不競亦已甚矣然其虛位猶拱而存也使當時有能倡桓文之率則文武成康之道業可幾乎為軻者徒以口舌求活自媒利祿盡亦使務是而已乎柰何今日說梁惠明日說梁宣梁襄說鄧文皆啗之使為湯武之為此軻之賊心也譬父病亟使商臣為子未有不望其生者如之何而安明諸不教之地哉軻忍人也辨子也像秦之雄也其資薄其性慧其行輕其說如流其應如嚮豈君子長者之言也其免於蘇張范蔡申韓商李

之黨者挾仲尼以欺天下使教子者皆弗其素矯其習竊仁義兩字以藉口是孟軻而已矣要之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塚之人而軻能以詩禮也而故孟軻誦仁義猶老錄公之誦法也老錄公誦法賣法者也誦仁義賣仁義者也安得為仲尼之徒歟呼嗟孔子生而周尊孟軻生而周絕何世人一視孔孟之心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寧從漢儒日孔墨揚雄謂菽為麥大愚也謂鹿為馬大奸也揚雄以法言借論語以太亥借易當時諸儒引春秋吳越之君比之引春秋一王之法誅絕之母乃太甚此正如兇曹欽容危坐以效老成拜揖趨鎗以效賓主羅蜃列瓦效俎豆長短見之時一笑爾何

足深罪戾信符命之作非大奸則大愚清淨寂寞者為之乎
孟子京師生鬻者愚遠方之人直百必索千酬之當其直則
售意知其價也知價不可復愚醉之過其值則不售意其
不知價也不知價則惟吾之愚必極其引索而後售孟軻抱
縱橫之具飾以仁義行粥于齊王酬之以客卿且曰我欲中
國而受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軻意齊王不知價者遂於
齊王求極所索而後售齊王徐而思孟軻之言曰王如用予
則齊王由及掌開闢以來無是埋悔而不酬軻亦覺齊王
之稍覺也卷而不售抱以之它徐而自思曰齊王之酬我其
直矣矯然不售行時安粥逢一吾行三宿出晝莫齊王

呼已而還其曰直是又市井販婦行粥莫監菜菜之態也
京師生粥猶有小兒方啼而怒進以飲推而不就徐其怒歇而
飢也睨然望人進之矣軻之去齊留齊見態也夫

古今未嘗
無小人

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

孟軻欲無楊墨甚哉未知思也天下惟慶雲端雪景風雨
霜電降鳥不唯五谷桑麻而夷獬鈞吻生鳥山林海河不唯
龜鼉麟鳳而鴟梟豺狼蛟鼉出焉古今豈無小人之國哉嗚
呼作易者其知道乎

神足履平地往咫而廣半互而進之亦如是而已今置榱楠
於平地棄而履之已甌窳而不安移而為澗溪之梁越者

必股標毛寒汗溢氣奪又移而駕之不測之淵臨而擬之身
足皆廢夫步武之地下過容足之外廣狹何與焉而安危
相縣者履生於視、主於氣、主於神貫蝨承蜩操舟運
斤非絕人之巧一其神也則醉人不惧其神全也達人不得
其人圓也賢人不惑其神藏也高人不望其神守也聖人
不憂其神安也神人不測其神運也奇常無實狀好惡無
實情舉世皆嗜癡逐臭則態掌芝蘭必以為可惡大地
皆金塊珠玉而瓦礫者不多污且不常有勢必以為奇情
與見移見與境奪幻妄顛倒可勝既耶

鬚眉髮

鬚眉髮皆毛類分所屬髮屬心火也故上生鬚

屬腎水也故下生眉屬肝木也木旁敷故側生貴人勞心
故少髮婦人宦者無勢故無鬚癩者風、盛落故先秃眉
詩李謫仙詩中龍也矯、鳥不受約束杜則麟遊靈囿鳳
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施諸工用則力牛服箱得驥駕輅
李亦不能為也陶淵明逸雄狂風間鷗忘海鮑明遠則高
鴻決漢孤鷗破霜孟東野則秋恐草根白藥天則春鶯
柳陰皆造化中一妙餘皆象童刻鳳雖美不情無正焉
無聲樂僕在童亂與同隊行咲今日無聲樂其令以十數
輩環立相視笙簫鼓板雜部各司其一無不器而有其狀
其手之所指口之所擬身之所倚足之所履儼如其部之

噐瞪目禁声先咲者犯大抵咲者不感人之状亦自感其状
曰是何等作為貌相耶此咲机所以暗發而不可禁也然
亦多輕行者犯沉重者免僕素非沉重者而率當不犯
每記當是時亦有道處之方其將作此態也先定想於腎
中曰此予之平時手足口体也今變動而為是耳而又何足
咲哉又能目寓而神不覺形接而心不隨常時以此自免輩
類且訝嗚呼狀而長也能守此道以涉世何憂患之能哉

王介甫小兒常拾一錢於道左明後日之來往於得錢處常
捲、鳥意其復有也王介甫見周人書放并牧施舍散斂
致太平段潯政欲乘其轍嗚呼真痴矣夫

東齋記事

十卷

宋范鎮

蜀人

昭憲太后劉尚書渙嘗言先祖初自北南未至於家莊院雪甚
避於門下久之看莊院人私竊飲之數日見其相見益奇
偉兼勤謹白之主人主見而亦愛之遂留于莊院累數月
家人商議欲以為四娘子舍居女婿四娘子即昭憲王太后
也其後后生兩太子及天下之養定宗廟大計其兆盖發遊避
雪時也聖人之主必有其符信哉

三代錢俶進寶犀帶太祖顏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盖不同
俶請宣示一觀太祖咲曰汴河一條民河一條又文河一條俶大
愧服其規模豈不宏遠哉

狀元給驕從大中祥符八年蔡文忠公狀元及第真宗視其狀兒
秀偉舉止安重顧謂宰相冠未公曰得人矣固詔金吾給
緇從傳呼狀元給緇從始為此也

蛇精魚諫議周詢知安州一日宴園中園吏見大蛇垂於欄楯
上就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寢也壽亦嘗言周詢于相法為
蛇形蔡君模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
鼓角樓憑鼓而睡通判又恠鼓角累日不打三更者同對
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君模既愈與通判言所夢
正與鼓角時所說同人遂以君模為蛇精

賢女劉從德卒錄姻戚廂僕七十餘人尚書刑部員外知

雜事曹修古言其息大濫章憲怒降工部員外郎通判
杭州改知吳化軍卒無子修古廉潔家貧有以致棺斂者其
女慟哭曰柰何以是累吾父邪不受人以為非此父不生此女
也其從子僅知封州拒農智高力戰死

省親早疾廣安君俗喜正疾病不知用藥康定中大疫壽安縣
太君王氏家婢疫相枕藉它婢畏不敢近且欲召巫治之
王氏不許親為煮藥致食膳左右爭勸之止曰平居用其
力至病則不省視後當誰使者王氏之子黎問鐔嘗與予
同舉大學予為言傳佻其孫也

家官鄰人太祖一日後殿慮殿內有告念臣官家鄰人太祖以

燕蘇邠人遣問之乃言任東華門外太祖笑而宥之
誇則不足 歐陽永叔每誇政事而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
呂濟叔不誇棋何公南公素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
約大底不足則誇也

戲諷右資政中立好談諧樂易人也揚文公一日置酒作
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留其僕即和曰尋常
不召猶相蓬况是今朝得指揮其談諧敏捷類如此也
又嘗於文公家會坐客乃執政及貴游子弟皆服白
攔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生石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
在時嘗得羅攔衫也蓋見在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

坐中人是而該會大笑

灸女面 歸州民家自漢王昭君嫁異域生女者無妍醜必灸其
面至今其俗尤然

六昌雜錄

六卷

宋龐元英

南安人官主客郎中

養珠法 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
莹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
頻換清水夜至月半蚌蛤吸月華玩此經兩秋即成珍珠矣
治骨鯁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為魚鯁所苦累日
食不能進忽見賣白錫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錫
能魚鯁也後見孫真人方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

通判柳應宸為余傳治魚鯉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
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
許即差亦嘗試之甚驗

製藥 禮部謝侍郎言乾山藥法刮去皮以厚紙裹掛於風
中最良久置焙籠中下鋪芳數重以微火烘之佳作湯點
如新者乳香最難研先置壁鏹中半日許入鉢乃不粘祠
部趙郎中亦云研乳香取指甲兩三片置鉢中猶易末爾

玉龍膏 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為玉膏太宗皇帝始合
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

鳳子 禮部王員外言崔豹古今注峽蝶大者鳳子然詞人罕

用余讀唐韓屋詩有稚兒啞健唯黃嘴鳳子輕盈賦粉
腰正為蝶也

藥樹 元微之詩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
唐宣政殿為正衙殿庭東西有四松下待制官之班之地
舊焉至今存

又按開成他元年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
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奉本司事雖紫宸殿亦
有松樹為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
之位 在焉唐制官百入宮殿門必按監察所掌也太和元
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虛搜索因習常存朕方

惟表大信實人心腹况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是與以後自坐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既奏事其監搜宜停

嫁店

礼部王員外言昔見朝儀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

前有店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語家人曰未春與嫁了此店冬深忽携樽酒來云是婚家踵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店上已而奠酒辭祝耳三家人莫不笑之至未春此店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洞庭柑橘園子朱司業言南方柑橘雖多亦畏霜時亦不甚收唯洞庭多却不能損詢彼人云洞庭四面皆水也氣上騰尤能閱霜所以洞庭柑橘最加歲收不耗正為此耳

司馬地室

司馬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菴以

待司馬公累招未至菴極高在一臺上司馬公居落作地室遂而入以避暑熱故蜀郡作高菴以為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落中園宅尤勝中室七間上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陋菴所居才法范風兩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大司馬家入地然而道德之尊彼亦不知顏氏也

高麗貢國車

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且獻

日本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本國所以上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極爾朝廷乃留之高麗本箕子之國其知禮本朝非如此

降賊供脚色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聚群黨為山林招撫久之方出降朝廷赦其罪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供脚色有項云一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者無不咲之

煮浣袖衣 淳化中有一司言油衣帝晨損蔽者萬數欲毀棄詔

令煮而浣之命尚方染以雜色刺為旗幟

袴褶 晉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或

發則服之唐制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通用細緩七

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通用小緩玉藻云禫為網音

引急也帛為褶：袷地鄭云單為網有衣裳而裏者也帛

為褶有表裏而無著者也周禮典服雜事云趙武寧王纁

胡之纁戎服有袴褶之制始自漢武近世服以從戎隋制

續嚴文武百官威服之車駕親武則縛袴使不舒散皇朝

導官袴褶蓋馬上之服也

引 通典深御史丞給威儀十人其人武冠絳鞞一人紺衣執

鞭杖

皇又音皇說文小兒 依行列行也人唱呼入殿引皇至階一人執青儀囊

不皇國朝故事

聲引詩其泣皇 御史中丞告官呵引至朝堂兩朱衣吏告引入朝堂

至文德殿門上蓋亦引皇之比也

公主賜 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

景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半乃知唐朝
殿亦種花柳今殿庭唯對植楸鬱然有嚴毅之氣也

市井 世言市井廛未曉其意如何因讀風俗通曰井亦謂
之井市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然後到
市或曰古者二十畝為田井為市故云又市中空中謂之廛顏
師古乃云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按而言處
其井也

栳鉢 北虜謂住坐處曰栳鉢四時皆然如春栳鉢之類是
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未修祭奠為先
接半使因以問師儒荅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

彈甘蕉文

梁沈約有修行彈甘蕉文其畧曰長兼其園貞幹

修行稽首言切尋姑蘇臺前甘蕉一聚宿慚雲而去露荏苒
歲曰今日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許自稱今
月某日巫岫歛雲春樓開照乾光弘晉罔陰不矚而甘蕉攢
莖布影獨見彰蔽雖處臺隅歲同函在臣謂偏僻難信
敢察其情登攝其焦左近杜若江萬依源辨覆兩草各處
異到同擬既有證據若非風聞妨賢敗政就過於此而不
除截憲章何用請以建事徒根剪葉斥出臺外庶懲彼
將來謝此臣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類此製者雖曰新
奇蓋亦有所寓托也

避文諱 史記季布傳楚人曹丘生招權顏金錢事貴人趙
同等漢書同作談司馬遷以父名故改之今人與父同名者
改日同為是也

梁四公子 梁四公子一人姓蜀音携名闖音丑原人一人姓翫音天

一人姓越音名名鑿音浩澶音門人一人姓仇音名名膺音五阮

人昭明太子日出揚蜀記闖出公羊傳說出世本字亦作簡
出三齊記杰出行書記年越出索緯龐西人物志顯出世
本及廣雅仇出太一符膺出史記孫原楚山名浩澶洮湟
之間二水名五阮雁門也

談藪 七卷

宋

号瘦竹翁

斬發墓人

王公襄子古老宣子尚書之第先墓在會稽西山為

掌墓人奚泗所發公哀訴之郡杖之而已公哀憤甚矣泗受杖
詣公哀謝罪呼前勞以酒拔劍斬之特其首詣郡宣子特
為侍所奏乞以已官贖罪詔赦舍集謝中書舍人張孝祥
等議曰云云詔赦之猶鑄一鉄當時公哀孝名聞天下永嘉王
十朋以詩美之公哀性甚和平居常若嬉笑謂人之笑面虎

代言 王公宣子在太學時中齊與為公國器同序俱治書相得
歡甚暇日偶相言代言之体當使深純温厚如訓誥中語而
近世文人駢儷碎裂吾輩他日棄筆登坡當力以獎已而各
登第又二十年王公以次對帥潭蒞公為中書舍人即為詞云

十國為連，有帥時茲，俾又厥唯，艰哉以平，有獻為有，守率
自中剛而無，霍寬而有制，庸建尔于上游，著輔往哉，惟哉
惟歎其有弗，若于汝政，弗化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則予一人
以嘉，因寓書王公，時中之約，今幸償之，王得書欣然者，累日
劉煥，蔡人有声，上庠登第，後道州教官，到任未久，哭妻哭
子，維喪其父，有主為作黃錄，青詞云：卜商夫子，方深張犢之
悲，潘岳悼亡，遽起商鵠之恨，將返二喪於閭，裏尚沉孤迹，於
江湖，藐無縮地之由，崇降不天之罰。

樂語 宣子自潭移帥楊鍾君錄必禹作樂語云：長沙萬人傾
國出攀，恋離多揚州十里捲簾看迎望已久。

甄童友
滑稽

甄龍友雲：卿永嘉人，滑稽辨捷，為近臣之冠。樓宣猷自

西掖出守，以首春，賜客甄預坐席間，謂公曰：今年春氣一和，大
盛，公問其故，甄曰：以果奩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末以至，此公
為罰，掌吏衆訾其猥，率遊天竺寺，集詩句贊大字，大書于
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文人兮，孝廟臨
幸，一見賞之，詔待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曰：是温州狂生，用
之，且敗風俗，上曰：惟此一人，朕自舉之，甄時為某邑宰，趣召登
殿，上迎問曰：卿何故名龍友，甄罔然，不知所對，既退，乃得知
曰：君為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為友，由是不稱旨，猶得
添件，後至國子監，簿甄常頌臨北山大佛頭，云：色如黃金面

滿月尽大也人只見一撥禪人多許之

遣妾猶處沈詹事持要坐葉丞相談悞復貶筠州沈方售妾
年十七八携與俱行處筠凡七年既歸呼妾父母以女歸之猶
處子時人以此張忠定公詠會稽潘方仲矩為安吉尉戲詩
曰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
未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修鉄石
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布袋和尚頌

岳珂甫之侍郎數歲時作布袋和尚頌云行也

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多少自在

好餌鼠

錢處何恭政好餌鼠為從事居臨安每日食畢輒

以大盆貯余饌三擊盆則群鼠累然未食訖乃去以為常
洎迂政府鼠復至以其相距差近不恠也已時起即聞繼掛
冠歸里鼠至如初迨錢亡乃不見

畏內洪文憲文敏兄弟皆畏內雖少年貴達有家声妓之

奉往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饒州景伯家居喪偶宣子吊焉
主人受吊已延客內齋喚酒小酌再舉杯羣妾尽出素妝濟
然黛色粉光不異平日譴浪咲傲酒行至無美景伯半酣
握王手曰不啻今日有此樂賓主相顧一咲後二十年宣子
謝事歸越景盧未為守時已鰥居暇日宣造郡齋景盧留
款亦出家姬侑席咲語王曰家兄有言不啻今日有此樂王

為絕倒謝希孟在臨安狎倡陸氏

謝希孟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乃朝夕與賊娼女居獨不愧於名
教乎希孟敬謝請後不敢它日復為娼造此夾樓象山聞
之又以為言謝曰非時建樓但有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日樓
記云何即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机雲之死英灵之氣不鍾於
世之男子象山默然希孟日在倡所忽起居與遂不吉而行
倡追送江泝泣涕恋々希孟毅然取頰中書一詞與之云双漿
浪花平夾岸青山自你自歸家我自說省如何過我斷不思良
你莫思良我將你從前於我心付與傍人呼希孟與鄉人陳伯
益好相調戲伯益面黑而狹多髯希孟入其書室見寫真掛

壁上題云伯益之面大無余指髭鬣不仁侵擾乎其旁而不
已於是乎伯益之面所無余幾此語喧傳伯益之病而真能報
希孟後避寧宗旁諱改名直字古民伯益又嘗寫真衣阜道
躡僧鞵希孟贊之曰禪鞵髭鬣鬚髮道服頭巾面皮秋水
長天一色落霞孤鷺齊飛

世態反覆

曹詠侍郎妻碩人厲人餘姚大族女治嫁四名曹秀

才與夫不相得似而歸乃旁詠時尚武弁不教年以秦會之黨
烟易又階驟擢直至微猷閣守勤元夕張灯州治大合樂宴
飲曹秀才携家來觀碩人服用精麗左右侍備極尊嚴語其
母曰渠乃合在此居亨如此富貴吾家豈能留身歎久之詠曰

益顯為戶部侍郎尹京會之殂詠新州而亡碩人頌二子取喪
歸葬二子復不肖家貧蕩折至不能給朝脯趙德老觀文亦
厲民督碩人從公妹也憐其老且無聊招至四明理弟養之
終身碩人間出訪親曰故過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花木新
茂顧侍婢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因泣下數行辛
年間夫更妻相悔羨世態番覆不可料如此方詠盛時鄉里
遶走丞迎惟恐後獨碩人之兄厲得親不然詠御如帥越時
德新為正詠風邑官脅治百端異其祈已竟不屈為之再殂
乃遺分致書于詠啟封乃樹倒胡孫散賦一篇洎新之行又以
十詩贈行其一云斬尾雄雞不畏曦馮依擬禍復何疑八千里

新州瘴歸骨中原是幾時詠得詩憤極然無如之何

詠倪偶

韓侂胄暮年以冬月携家遊西湖盡舫花輿徧覽南北

二山之勝末乃宴於南園族子判阮與烏席間有獻宰絲復
出食罷各去僧送出門鄭重而別由它徑絕湖而歸樓惆悵累
日疑所到非人間數問友但笑不言亦許尋遊而棲用他故
亟歸鄉其後出處參商訖不克再諧

紅葉題詩

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一本事詩顏况在洛乘間與一

二詩交遊苑中流水上得大梧桐葉題詩云入一深宮裏年々
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人情况明日於上流亦題云愁見
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

詩寄與誰十年日客未死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况曰一葉題
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
取次行又明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宮娥皆哀悴不願備
掖庭嘗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
春酈題一片葉時寄接派人顧况聞而和之既造聖德遣出
禁內人不少或五使之號况所和即前四句也其二雲溪友議
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紅葉上有詩云流水和
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其三北夢瑣言
進士李茵嘗遊園中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題詩曰典盧渥
詩同
其四玉溪編士侯繼荀秋日於大慈寺閣樓上忽木題葉飄

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愁蛾為憐心中事搦筆下庭書成
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氏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
天下有情人盡解相思死余意前三本只一事而傳曰記者
亦異耳刘斧青瑣中有流紅記最為鄙妄盖切取前說而
易其為于祐云本朝詞云人罕用此事惟周清真樂府兩
用之掃花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為迎春黃胖韓顏族
子乳名能詩可詩即承命一絕云脚踏虚空手羨春一人頭
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命俱為陌上塵韓大不樂不
終宴而歸未幾禍作也

妓警慧
贛妓朱云楚字鄉歆警慧之書趙時逢遜可為守嘗

會客果實有袍粟趙時之曰粟縱黃見俾客屬對皆莫能
楚輒曰妾有對曰取席問藕片以進曰藕露絲飛趙大奇之

嫁故人女
為娼者

豐宅之赴南宮偕教女小飲倡館一倡美而艷豐悅

之數調微時倡亦相和荅忽摘豐起曰君非豐運使即君乎
豐曰然曰君嘗與其年過江州江州司理與君家有旧置酒召
君乎豐駭然曰汝何以知之倡曰且飲酒它日為君言復就坐
睇豐不甞舍豐疑焉飲罷與友別復造室倡欣納之因叩其
故倡悲泣曰某司理女也先人到任不幸病故家貧無以掃葬
母氏鬻我於人展轉至此數年矣憶召君時從屏間窺室
風采坐客何人肴饌物何歷數不遺已而有慟哭豐免之曰

事已然無可柰何吾當試與汝道地翌日徑謁大尹張定叟
道其事且傾笈中下得二十萬願以贖此女張大奇之立喚
倡奪以俾豐復斥庫絹五百蓋貲裝之費遂改嫁為良人妻

勝遊

樓叔韶鑪初入大學與同窓友厚善休日友語叔韶寂

不自矜吾欲至一處求半日適醇飲美膳又有声色之院但不
可言君性輕悅或以利口敗吾事能息声則可階往樓啟諾
要約數四乃相率出城買小舟延綠筆間將十里舍舟陟小
坡道微行高下又二里得精舍門徑絕卑少而松竹花草楚
然交欵門于即有小童應客主人繼出乃少年僧姿狀秀美
進趨安詳殊有富貴家氣象揖客曰別甚思款接却不見過

何也問接為誰友曰吾新也遂偕坐款語十刻許僧忽回顧曰
影下庭西咲日盱二君緩乎便推西邊小戶入華屋三間窓凡如
拭玩具皆珍奇喚侍童點心素膳三品甘芳精好不知何物所
造徹器命推窓平湖當前數十百數頃其外連山橫陳樓觀森
列夕陽反照舟碧紫翠互相發明漁歌美唱隱隱在耳騁望
久之僧取塵尾敲闌干數声俄時小畫舫傍湖而未二美人
徑出發岸靚妝麗色王公家不過也僧命具酌指顧間鴈頭
羅陳窮極水陸左右執事童奴俊好括行美人更起歌舞僧
與友譁浪調笑歡意無間樓神思惛恍正客危坐噤不敢吐一語
間僧龔起絮交臂扣所以有愠厚但飲食縱觀何用知如許而

觸十余巡夜已艾僧復引客至小閣中卧具皆備曰姑憇此遂
去壁外即僧榻試兄隙窺則徑擁二姬就寢友醉甚大鼾樓狹
彷徨不寐起如廁一童執燈密詢之此為何地童咲曰官人是
親戚何須問樓反室展轉通宵時側耳審聽但聞鼻息齁
而已將晚僧已至客請問安否與擲畢引入一院制作尤邃巧
簾幙蔽虧庭下奇花盛開蒹葭勃香氣小山聚竹位置愜當面
思夜未境介已迷不能憶迨具食則器用張成一新食品加精
獨二姬竟不遊云信流去想一葉愁頭今到何處六醜詠樂花云
飄流處莫赴潮汐恐斷紅上有相思字見得脫胎換骨之妙極
矣清真名邦彦字美成徽宗時為制提舉大日成樂府

大吳王仲行字知復國子司業迷之子學問文章皆有法在廣西曠時李公大異為師常誦老社天吳紫鳳之句顏生客曰天吳水神也吳當音華見山海經未知復何書客皆莫對王独曰按後漢載就被收獄吏燒鏃斧使就狹之注引何丞天慕文章揖字詰鏃音華又吳不教不吳不揚尔皆華陰李公稱善眾尔服其皆洽知復輕財重義喜周人之急姚江跨江為邑自南而北必與渡以濟邦人設立橋久不就司業捐館時積錢百緡知復不它費独立成橋遂為一邑偉觀

大奚山廣州竟内山有一洞其處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中則見之士人預備墨瀋紙刷入其中以手摸石壁覺有罅

隙若鐫刻者以墨刷其紙上將莫而去洞亦字無所隨閉持所印經祝之呪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耳有不成字無所得者呪術藥方應用無不効驗盖南法所出也

沙板湖南北沙板皆自地發多在人家迸出如荀長數十丈大教

十圍或一或二或數株並主人家遭此者皆拆裂傾陷屋宇如歸然折之為板其利甚博因此家道日進故俗以為吉祥尔有掘地得板一窖至數百片往以鉄為長梗八山刺地有板處鉄不能入殊不知地中何以有此也毛義夫云往羊平江大旱河水尽涸居民就河底掘旱井或有掘得沙板者愈取愈多相去五里必有一處多至四百片亦有得沉香者滄州去洞板完全

者最難得綴精蜜雖巧月亦不能辨以沸湯沃之敗則矣

未買臣廟

嚴州壽昌縣道傍有朱買臣廟、貌甚設其地有朱池

朱村居人多朱姓朱謙之有詩云貧賤難堪俗眼區、何事便
雲泥會稽乞得無他念真為歸未託故妻東新行道自歌呼越
俗安知有丈夫一見印章驚歎倒相看方許太模糊

雕花蜜煎

浦城雕花蜜煎為天下最冬瓜椰穿魚引之長三尺壽架子

臺坐假山龜鶴壽星仙女背冬瓜也三台梅者三顆共蒂四輔梅
亦然雕刻精妙天觀慶所售尤佳皆道童為之

肥匱骨鉢

謙之云魏府之隸呼馬子為肥匱豐樂陳氏呼萍斗為

骨鉢謙之云曩在筠州新昌縣嘗出遊歷將至五峯馬山遙

見山中草木

猴虎嚙、如動疑為地震馭者云滿山皆猴也數以千萬計行人
獨過常遭戲雪每群呼跳跟而至扳綠頭目胸項手足滾成
毛毬雖有兵刃亦無所施往、致死夜宿民家犬為虎銜去明
至寺問山中有虎乎曰無有何以無曰山中皆大林木虎安敢
未未曰林木森、虎所隱庇何為不未曰大木上多粟鼠虎
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虎身省處必生鼠久則遍
身瘡爛以致於死故畏不敢至方悞宣城包氏畫虎皆平原
曠野弟筆薄中亦有棘枝尋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
云譬言之猛虎人不能害反毛為間鼠所齧損又可証也

侏儒女 又見道旁民家有侏儒女僅長貳尺政如尺瓜中揮手足坐而緝麻有頃老媪拖嬰兒來侏儒女接取披其胸乳之間則媪之子婦也已而夫婦乃長六尺余甚雄壯

妖術 賴省幹之卜天下知名賴建寧人挾妖術殺人祭鬼常於浙間尋求十余歲童女養之以克用其母喜佛昼習念心經後此女次當供祭沐浴裝飾寬空室中鑄其戶而去女分必死夜半見有覺物自天窓下光輝然不勝怖急念揭諦咒忽口中亦有光出此物遙颺欲進復却女誦咒益急良久口中光漸大直出射此物、顛仆床下鏗然有聲不復起其室近街俄時數言夜卒過焉女大噉殺人卒報所屬卒衆破壁取出

視壁下物乃大蟻死矣捕賴及家人鞠問其伏點配海外籍其家今為詹安撫居宅

治蛇傷

徑山寺主園僧行采畦間為蛇傷足久之毒氣蔓近

一脚皆爛号呼宛轉常住為招鑿積數百千不能愈有海僧見之曰吾能治此命汲淨水洗病脚腐膿敗肉悉去之易水數器瘡上白筋數見搥以軟帛解包取藥末均糝瘡中惡水泉湧良久乃止明日洗淨如初日、皆然但見水漸少肉漸生一月之後平復如旧主僧及合寺大喜欲謝以錢物僧云吾與山門結緣豈因以利却不受他日主僧具食延之語曰岸蛇虺多被傷者時有之誠願得其方以備緩急僧云和尚

有命豈敢但此方未處絕妙不必廣傳香白芷為末入鴨嘴
膽礬石麝香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僧已起單去長老升堂以
此方徧告諸人

孫路鉉醫

孫琳路鉉本殿前司小字捷兒寧宗為郡王病琳日夜

凡三百起國醫周措黃院子有與孫喜者薦其能光宗時在
東宮亟使人召之至孫求二十錢買大蒜淡豉蒸餅三物爛研
和合為丸令以溫水下三十丸曰今日進三服病當退三分之一
明日再進如之三日則病除已而果然賞之千緡奏官右列或
問其說孫曰小兒何緣有淋則是水道不通利蒜豉皆通利
無他巧也張知合久病瘡遇熱作時如火半年骨立醫以為

虛餌之茸附熟愈甚招孫診視許五十萬孫咲曰但安樂
湖作上一會足以命官局贖小柴胡湯二貼服之熱減十九又一
服病服脫然曰孫曰是名勞瘡熱從髓出又如剛劑剝損氣
血安得不瘦蓋熟藥不一有去皮膚中熱者又去臟腑中熱
者若髓熱非柴胡不可北方銀州柴胡只須一服南方力減於
此故三乃効今却可進滋補藥矣一少年子娶妻得軟脚病
疼楚時甚豎以為脚氣孫聞之曰吾必不診視但買杜仲
一味寸斷片折每一兩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盞煮六分頓服之三
日而能行又三日如未嘗病者孫日府第寢處高名衣履燥
潔無受溫之理時新取色欲過度致無杜仲專治腰膝以酒

之別為效易矣其伎大畧奇驗如此

徐淵子諧譚

徐淵子舍人好以詩文諧譚丁少詹與妻有違言弃家

居茶寮山茹素誦經日買海物放生久而不歸妻患之祈徐
譬解徐許諾山門見老婆牙者買一巨藍餉丁且作詞曰
茶寮山頭上一頭陀新未孝者麼螞蟬嘒嘒與烏螺知它
放幾多有一物是蜂窠姓牙名老婆雖然無奈得它如何放
得它丁見詞大笑而歸

房中術

朱中直府判為違之青陽簿老吏言紹興初有縣

丞夫婦皆年三十而無子令吏輩求嬰兒不數日輒死又求
之歲年內凡共十餘子最後一子死棺殮就焚其本生父未
視循其體兩股微熱復視之陰囊已破去双腎矣哭告于官
追丞家人效治具得其狀乃丞用道人授房之術用嬰兒腎入
藥偽為求嗣實為藥竇案成丞死于獄不克正其罪

兀木殺卒奪妻

兀木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甚木有所佩

七首極利寢則枕之它日方寢此婦取七首將殺之木覺驚問
自將殺汝木曰何故曰我夫為汝殺我欲報仇木默然久之曰
吾不忍殺汝當為汝別求夫乃悉禁諸將使自擇須城上天
王現形謹畫形上進因助諸節鎮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
立天王神象佛寺亦別院安置但不知何時流入軍營耳
鉄鉗缺耳 三衢一子弟淫其里假工之女為工所擒不忍殺以鉄

鉗缺其左耳縱之去輕薄子作賦語之內一聯云君子將來為也載寢之牀匠人斷而小之言提其耳

三賤三薦

趙德老常戲言明州有三賤燒底賤着底賤喫底賤或問其故曰燒底是灯草着底是草屨喫底是鹽又云慈溪縣有三薦茶店茶瓶不曾薦客店牀上無藁薦大街上好放薦皆可資笑

不妃姬侍

鄭紀景聞云平崖帥蜀時人者不劫家給澣濯紐縫

二人平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但云張、球、小、人、於是稍令自近及將歸出貼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蓋未嘗不妃也趙清獻帥蜀曰有妓帶杏花清

獻喜之戲語之日頭上杏花真有幸妓應声曰枝頭梅子豈無媒趙益感之夜語直宿老兵曰汝識公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為我呼来云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送云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慎後出公恠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介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曾往也日置酒公猶却之妓使忽進元肅云此說未然某向見郭德正言却有理張帥蜀時新有妾為帥守者不許將官家擇處子十人執院紐紐之役張始不月用既而恐不便於後政遂畱之執婦指一人即以嫁之丘宗卿同談此曰此其所以為兀木也

沙板所出 滄州令朱都巡往桂陽托越守市沙板朱言產沙

板地名沙甫洞羅址洞羅浮江將村龍查上坑夫村取板皆
平民下戶率一二十人請財主出本粟糧入深谷結茆舍宿每月
四散用鉄錐揮地探板謂之探室或即采得或一月數月在
財主福分耳財主呼為糧甲頭亦有空費糧食訖無得者亦有
三等上者價十倍常板次日秋水次稔木但有鷺鷥及鷓鴣
為上板出下江道汴路之費倍於買價大畧如此

蔡太師
花園

京師四人出遊白莫過人家缺牆似可越被酒試以入

則一文園花草繁茂徑路交互不覺深入天漸暝望紗籠炷
而未驚惶尋歸路迷不能識亟入道左小亭中毡下有冗
試窮之先有壯士伏其中見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

炷漸進乃婦人十餘靚妝麗服俄趨亭上競舉毡見生曰
又不是那一箇婦熟視曰也得執其手以行生而不敢引入
洞房曲室群飲交戲五鼓乃散士人憊倦不能行婦貯以巨篋
昇縫之牆外天將曉懸為人所見強起扶持而歸他日迹其所
遇乃蔡太師花園也

天王

今中軍營有天王堂按僧史天竺初西番寇安西奏乞授

兵明皇詔不空二藏經仁王護國經帝見神人帶甲荷戈在
殿前不空云此毘沙門天王第二子獨見往抹安西也後安西
奏有神人長丈餘被金甲鼓角大鳴蓄冠奔潰斯事二年
將歸悉嫁之則處子也後趙為師聞其風悅之然已不敢

親近置之它所有宴集於呼之一日偶喜其中一人者酒罢留
之非舍公先入宅日俟宋呼你則入女不勝喜孔目官以下皆
通名謁見求亂覆笑公入久不出或覘之則周行室中連声
自比其名趙某不得無禮如是一時頃乃呼女吏云適聞女子
可支錢五百千明日便令嫁人毛義夫云清獻段留此女入
而濯足旦將復出時天下寒熾炭命老兵持盆水出忽舉盆
燒炭上煙火飛揚滿室公悟乃遣女去余女此皆近世所傳恐
不得實平崖清獻而未克剛制它人獨奈何哉

總轄機警

臨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絕無踪迹一總轄語其徒

曰恐是市上弄胡孫者試往脅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

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吐可吐色變其具伏乃令胡孫
由天窗中入此物或語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知覺恐
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總轄坐羈頸茶坊有賣
熱水人持兩銀盃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行過執總領轄送
見呼語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將執汝客慙悚謝曰而去問其
故曰此奸盜之魁桀也適飲水時以兩手捧盃盃蓋陰度其廣狹
將詐偽者以易之耳吾既見安得不問轉至府中忽器銀皿
數事掌器婢叫呼為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
視良久執一親婢訊之立伏歸白趙適視婢瘡口在左手盃與
僕有私切器與之以因自傷偽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於衆以是得之

婢名朱謙之云婢名難得雅馴者常欲命庖者曰家常隨宜者
爨曰浙江擁篲者曰無塵侍更衣者拖衾

尤延之号
秤錘

尤延之極短小壽皇嘗問之外廷語卿為秤錘有語對
曰秤錘雖小斤兩分明上領之

洪景盧
為虜年

洪景盧奉使其父忠宣常薦之景盧為虜困辱而歸
太學諸生作詞云洪邁被拘番重哀告彼酋七日忍飢猶不耐
堪嗟蘇學爭禁十九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改國憂萬里歸
未跨舌辨村牛好擺頭蓋洪好搖頭也

生子無眼

建寧監作院鄭江三衛吏也以棘寺推司得官嘗云岳
鵬奉初入獄欲坐以得督視所劄子令策應而三日不行為違

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奉命治其事岳語何日如此招子
不到得死何曰相公但放心若相誤令某子孫皆無眼岳乃署竟
生死何由此得執政既而其事生子果皆清育此事得於老吏

蔡季通

蔡元定字季通博學強記通術數游未晦翁門公極喜

之詹元善尤延之荐其能傳康節之學命使定曆密院劄今赴行
在蔡雖不應命人猶以聘君稱之晦翁以導學不明於時胡閔
章疏併反蔡語之妖人生譎道州以死蔡善地理學每與鄉人
卜筮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敗有贈詩者曰掘尽人家好隴丘
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得先天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王申輕
薄

王申建陽人有才而輕薄鄉人由必舉連生二女作湯餅王

必與席至于三慚不招客王贈詩曰教年生女必相邀今度如
何不見招但願君家常弄瓦弄去弄成窠

解魁自代

建寧府有解魁謝太守啓云賈誼秀才諸生無去其右

韓信拜大將一軍皆為之驚百戰百勝君無務已試之切三沐

三薰予將有善後之請

盲湯俗以湯之未滾者為盲湯初滾曰蠅眼漸大曰魚眼其

未滾者無眼所語盲也

說郛卷第三十二

遜齋閒覽

十四卷

宋范正敏

福州長溪縣令

名賢

抄齡穎悟楊大季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聞其名

召對便殿授秘書正字且謂曰卿久為鄉里無念父母乎對

曰臣見陛下如臣父母上歡賞久之

剛果而和程丞相琳性麗散無所權下出鎮大名晨起據按決事

左右皆喘恐無敢喘息及開宴石佐飲酒則咲歌飲諧釋如

無聞如是人畏剛果而樂其曠遠

野送

惟慶寬宸

羅可沙陽之碩儒也性寬性詞李瞻麗預鄉薦見黜於

禮部遂堅然不復有進取意以疎放自適鄉人共以師礼事
焉人有竊刈園中蔬者邊見因躡足伏草間避之以俟
其去又有攘其鷄者可以携壺就之其人慚悚服罪可執
其手曰與子幸同里閭不能烹鷄以待子以誠自愧乃設
席呼其妻帑環坐尽醉其婦終不以語人人由相誠無犯年
六十七而終

詩談

華親杜牧華清宮長安四望綉成唯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
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尤繪炙人口據唐紀明皇帝
以十月至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枝

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矣

唐參軍
薄尉

杜甫贈高適詩云脫身薄尉中始與拙楚辭韓愈贈

張工謝紹欽不許僧大怖泣告紹欽促令登薪火盛僧欲下
紹欽遣左右以救抑按久之而退

娶婦
間有愛

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相有愛其季娶婦逾年輒風使

其夫分異夫怒詎曰吾義居三世矣汝欲敗吾素業耶婦乃
不復言而其仲每對親戚嘗切齒以語此婦必敗吾家一日其
婦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答固問之始收淚曰妾父母與君家
兄弟篤於有義故以妾歸君今仲欲私我我不肯從每恚
怒欲令君逐妾向勸君卜居于外其實慮此使妾不幸為仲

所污縱君含耻能忍妾亦何面目見親族乎季怒遂逼其兄
析居而孝友衰言王荆公曾野柳開所撰其叔母墓誌云
人家兄弟無不友愛多由娶婦離間觀此真可以為憾言

婦人之妬出於天性殆不可開諭甚者雖脇以百凡不變也
故小說云唐太宗賜房玄齡妻酒事至今以為口實近
有士人中二事尤異皆不歌題其名姓陳浩吉通直云四
十年前撫酒監酒范寺成妻色美而妬范集寵憚之同
輩每休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謂告有私
釀者范辰率吏卒徑往撲捕其同李拱奉平日與范無
間素知其妻妬乃戲取官妓履密置范臥其中涓吏務吏

繫衾囊歸妻拖衾見履神色沮喪詰吏所以來吏對不
知於世泣怨良久因俯心而呼曰天乎吾至是耶乃入室闔戶
而寢頃之范還排門而入則妻自縊死矣又有人在湖南倅
倅曾詩云判日卑官不堪說未免搗楚塵埃間杜牧寄小姪
阿宜詩云叅軍與薄尉塵土警羗勅一語不中治鞭箠身
滿瘡以此明唐之叅軍薄尉有過即受笞杖之刑今之吏
胥也揚州芍藥名著天下郡園最其盛處仁宗朝朝
魏以副樞出鎮維揚初夏芍藥盛開忽寢中得黃綠稜
者四朶士人呼為金腰帶云數十年間或有一二朶不常見也
魏公開宴召三人者全賞時王禹玉作監郡王荆公為幙官陳

秀公初授魏尉寺丞為過客其後四人皆相繼登台輔蓋花瑞也

證誤

春秋前引非逸哉

春秋襄六年楚杀令尹子辛元君子謂楚其王於是

不刑因舉夏書成允咸巧為證又哀十八年巴人伐楚傳引官占惟先韃志昆命于鼃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並法云选也書是知預未嘗讀古文尚書

吉閩領已南多木綿土人競種之有致数千株者采其花為布号吉具布余後因讀南史海諸國傳言林邑等國出苦具木其花成時如鵝毛抽其緒紡之以為布與紵布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班布正此種也蓋俗乎古為吉耳

通應子魚

甬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

有港中魚最佳令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者

夷言無正音

毆公云契丹阿保機李琪集中賜契丹說乃為何布

機有人自虜中歸云虜人實呼為阿保謹以為傳聞之誤會余嘗思之蓋夷言無正音用譯語譯不能無訛謬如漢身毒國亦號捐篤其後改為乾篤又乾竺今遂呼為天竺矣譯者但取在語音與中國相近者言之故隨時改變而莫能定也

擬古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云日暮

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古事又撰陶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皋苗生滿千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引易

永叔作傳易圖穿云于瀆徑解至引易着若象象緣

以千里之句恠今易無此文疑易非完書且徑解雅引按王克論註乃易之縛文永叔於易經求之誤矣

編詩

雜平

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李白為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哉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飘逸人因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歎窮泰

發歎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其詩有平談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汎駕之馬者寂寞閒靜如山谷隱士有風流蘊藉若貴家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窺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其淺近者所能窺哉嘗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語無人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有曰唐人之呼何以李加杜先而語之李甫豈當時論有所未當歟公笑曰名姓先後之手豈足以優劣人哉蓋漢之時有李固杜喬者是號李杜又有李膺杜密亦語之李杜當時甫白復以能詩齊名國亦語之李

杜取其称呼之便耳退之詩有曰李杜文章在又曰昔年
嘗讀李白杜甫詩則李在杜先若曰遠追杜白感至誠又
曰少陵無人謫先死則李居杜後如此則熟為優劣如
今人呼其姓則語之班馬呼其名則語之遷古先而白居易
易與元稹同時唱和人號元白後與劉禹錫唱和則語之
曰刘白居易之財才豈真下二子哉若曰王楊周固嘗言
自余余愧在盧前耻居王後益知稱呼前後不足以優劣
人也晉王導嘗戲諸葛恢云人言諸葛不言葛王何邪
恢荅曰譬言言駢取豈駢能勝馬邪若若泥称呼為優劣
將復有以戲君者矣或者又曰評詩曰謂甫期白太過及
為白所稍公曰不然甫贈白詩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
軍但比之庾信鮑昭而已又云李信有佳句往往似陰鑑詩
又在庾鮑下矣飯顆之嘲唯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渚名既
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安石遇
人談文 人事

舒王退謝金陵幅中杖屨獨一寺遇數客盛談文史詞辨
紛然公其側人莫之顧有一客徐謂曰亦知書乎公但唯唯復
問君何姓拱手而荅曰安石姓王衆賓惶悚遽謝而退

修寺太平吳國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寺且言寺成願
焚身以報太宗命入內高品衛紹欽督事其紹欽日與

僧笑語無問及營繕畢乃積薪于庭呼僧從願僧言願見至尊面妻生一子始及晬倅甚愛怜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攝郡會隣郡太守過郡與倅有旧為大開宴命妓佐酒妓中有一人差秀會者立侍側倅顧與語及戲為酒令笑語方酣見鈴吏擎生肉二盤一置倅前一置客前倅愕問其故則其子曰也蓋妻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封肉以敵其忍至此

六虎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殘忍時号六虎就中五虎尤甚九三適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余人每至夜分常聞堂廡間喧呼擊手扑之声同室者皆空五虎怒曰狂鬼

敢尔命邪闔戶移榻于中庭乃持劍獨寢於是徹旦寂然人語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刘喜楚妻

德州軍士刘喜有畏坼嘗出經年妻與一富人子私

通夫歸語妻曰汝之前事我尽知吾不能默默受辱於人又不忍聞兩情之好汝能令富人子以百萬金餉我我則使汝詐偽病死者載以凶器而送諸野汝夜則潛往遶之如是度可以滅口妻以為然因進百花托以病逝夫乃約妻子棺膠以大釘遂縱火焚之即以身自訴于郡將張不疑惜其節而釋其罪

醫巫

田崑閩人以醫著名尤善治瘵疾察形診候度疾淺

深以計所酬之直約定始宜為治多至五百千不至百千疾
平受斟以時月未嘗有失崑後自得瘵疾歷試平日所
用之方無一驗遂死南人信巫有疫疠不召醫惟命巫使行
禁咒辛巳年臨汀大疫郡巫盡死余人不治多自瘥然
足俗巫豈足侍乎

相木中
作笛聲

余尚書靖慶厯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

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於林中甚清
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識其何恠也公遣人尋之
見其声一大栢木中出乃伐取以為枕声如期而發公甚宝惜
凡數十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恠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

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知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声矣

疾腸癢傳舍人為大李博士忽得腸癢之疾至其劇時往往對衆
失笑吃吃不止數年方愈此瘡殆古人所未有

虫應声余有則伯時嘗見淮西士人楊勗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
言應答腹中輒有小声效之數年間其声侵大有道士之譎
曰此應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虫所不應者
當取服之勗如言讀至雷九虫忽無声乃頓餌數粒遂愈
余始末以為信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
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九丐者謝曰某貧無它技所以唯求
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

腹鳴如鼓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服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過門者皆疑其家作樂腹消則聲止一月一作更數十醫皆能莫名其疾

嗜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常數斗至守後飲只一發則不可過家業由是殘破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初視無痕竅至欲飲時眼徧其上轟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至盡常日所飲之數而止遂投之猛火中忽爆烈十數片士人自此惡酒登州諸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海市東坡一見之又歐常過河朔高唐縣宿駟舍夜聞神鬼自空中過人畜之聲可辨父老云十年曾晝過縣土人謂之

海市高虛云海實遠謂之海市切恐不然舊說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空闕臺殿如在目前使人具衣冠向闕而拜頃更風駛舟行遂迷所在又酉陽雜俎云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車馬人喧闐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遣數人驗之不語欲奏其事恐涉恠而止

遽令塞之又相潭界中有寺石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宮府樓堞居民宇舍彰著壁上亦物物可數又家弟公叙曾夜宿福清微院三鼓忽聞院後確呼買物之聲正如城市皆是浙音逾一日而止明日起視皆高山峻壁也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鬼市陰冥之事

盖有非人意所能測者

諧噱

頌刑公禹王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急有蝨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頤之而咲公不自知也已朝退禹王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王未可輕去輒獻一官以頌蝨之功公曰如何禹王咲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刑公亦為之解頤

長年術 潘傳正如杭州有術士請謁盖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某術甚簡而易行它無所忌唯當絕慾耳傳不悅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載何益

崖州地望最重 丁普公自崖州還與客會飲一客論及天下地理謂四坐曰海內州郡何處最為雄盛晉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朝廷宰相即作彼州司戶叅軍它州何可及也

海南人快不惠 東坡自海南還過潤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云風土及善人情不惠、初禹昌化時有數十父老皆携酒饌直至舟次相送執手泣涕而去且曰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再得未相見

應奉忌落字 柳冕秀才性多忌諱應奉而同輩與之語有犯落字者則忿然見於詞色僕夫誤犯輒加杖楚常語安樂為

安康忽聞榜出亟遣僕親視須臾僕還冕門迎問曰我
得否乎僕應曰秀才康了也

鸞今人於榜下擇婿号鸞婿其語皆本諸袁山松允無義
理其間或有意不願就而為貴勢豪族擁逼而不得
辭者有一先新輩少年有丰姿為貴族之有勢力者所
慕命十數僕擁至其弟少弟放然而行畧不辭遜至
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其惟一女亦不至醜陋
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得託迹高門固幸待
更歸家試與妻子商良如何眾皆大笑而散

作詩圖對
偶清切

魏達可朝奉喜為譚談常云李廷彥獻白詠

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歿家无塞北亡上官尽
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是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
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

作邀僧
夜話詩

又曰許義方妻刘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

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時與隣里往还乎刘曰自君
之出唯閉户自守足未嘗履闔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
自娛答曰唯時作小詩以遣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
開看弟一篇題云月夜招隣僧閑話

沈志

復東漢人無復名者或以問其鄉貢進士方絢絢云王莽

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

麻今人胡麻胡以怖小兒其說有二朝野僉載云偽起石勒
虎以麻將軍秋為帥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
母輒恐之曰麻胡未啼声不絕至今以為故事又大業拾
遺雲煬帝幸江郡令將軍麻胡濬汭胡雷用其民每
以木鵝為試鵝沉不迅謂濬河不忠皆抵死百姓惴慄
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夜啼不止呼麻胡未應時大業拾
遺在僉載前當以拾遺為是或云胡本名祐胡者為其多
髭髯也

李庭唐末墨工李超與其子庭邽自易水渡江迁居歙

州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庭邽始名庭邽其後改之故世
有奚庭邽墨又有李庭邽墨或有作庭邽字者偽也墨
亦不精庭邽之弟之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皆不及庭邽祥
符中詔昭應宮庭珪墨為染劬今人聞所有皆其時余
物耳有貴族常誤遺一丸為池中疑為水所壞因不復
取既踰月臨池飲墜一金器焉乃令善水者併得其墨光
色不變表裏如新其人益寶藏之

風土

土陝西鳳州妓女雖不盡妖麗然手皆纖白州境內所在柳
翠色尤可愛與他處不同又公庫多美醞故世言鳳有三出語

手柳酒也宣城人李愈云吾鄉有四出問何物唇曰漆栗筆墨
禽鳥 動植

鷓鴣能勅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楊能平步禁蛇故食蛇
啄木遇嘉兒能以嘴畫字成符即嘉虫自出鵲有隱窠
木故鷲鳥莫能見燕啣泥避戊己日故窠固而不傾鵲
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
其巢即啣艾置其巢中燕艾避去皆此鳥之有智也

鷓鴣人有枉嶺南官至山寺登廁忽有異禽飛積廁前石
跳躍作声若巫家之禹步者頃臾石裂出一青蛇乃啣之
而去見者大駭問寺僧云正嶺鳥也蓋惟食毒蛇乃能

成其毒

又蘄州黃梅山有鷓鴣巢于山岩大木中狀類訓狐声如繫
腰鼓巢下數十步無生草每春生二子一能飛乃送出山唯
工鷓雉能留此與金山石穴二鷓無異

勞百勞一名梟一名鷓能捕燕雀諸小禽今良之又禁蛇
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梟美又標其首於木故後人標
賊首以示衆者謂之梟首余嘗偶居北門鎮小寺寺後喬
木數株有梟巢其上九生八字字大能飛身皆與母等
求食益急母勢不能供即避伏荆棘間群子噪逐不已母
知必不難逃乃仰身披翅而臥任衆子啄食至尽乃散去

就視唯毛嘴存焉

耗海中異物不知名者甚多大抵以狀名之朱崖之傍有物正如鞠大小質狀無異亦有紋如線謂味極肥美土人但呼乃耗為魚

種松合
偃蓋

蘇伯才奉義之凡欲松偃蓋極不難栽時去大松大根中惟留四傍鬚根則無偃蓋

迷樓記卷

唐

煬帝晚年遊深迷女色他日顧語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百之快其意今天下安富無外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顛敝無曲房小室幽漸短楹若

得此則吾期老于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潮人也自言能稱宮室帝翌日詔而問之項昇曰臣先乞奏畚後數日進畚帝頗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其大木凡後夫數方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窓掩映幽密曲室玉蘭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舍回屋自通千門万户上下金碧金虬狀如棟下玉獸蹲乎戶傍壁砌光鎖窓射日工巧之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為之一虛人設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自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項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不出

是日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度絕小祗容一人有機處
子坐其中以機碍女之手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
之帝極喜詔何稠語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
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為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
非盛德之器也稠又進轉開車車用挽之可以升樓閣
行平地車女玉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帝與稠曰此車何
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帝賜佳名帝曰卿任其
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稠
再拜而去帝令画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副懸于閣
于其中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八面其高五尺

而潤三尺磨以為鑑為屏可環於寢詣所闕投進帝以屏
內迷棲而御女於其纖毫皆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
真也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特
帝曰夕沉荒於迷棲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顧語近侍曰
臆朕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能合目才似
夢又覓今睡則真、不知返近女色則憊何也它日倭民
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不勝人於生息薄絕遠
域幸因入覓得備後宮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常自
宮以待陛下自茲出入臥內周旋宮室方今賴信無如臣
者臣由是切覽書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

積氣為人人為聰明陛下當襲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
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教
年声色無數盈滿後宮陛下日夕遊宴於其中非元日大
辰陛下何嘗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遠人非時慶
賀亦日宴坐朝不移刻則聖躬起入後躬夫有限之林以
投無尽之慾臣知其禍也臣輩古者有老叟独歌舞于
磐石之上人詢之叟曰子何独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
子知之乎叟曰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
也人生難得肢體全完吾今不殘廢此二樂也人生難得
老寿吾今年八十矣是三樂也其人嘆賞而去陛下享天

下之富貴聖貌軒逸童姿鳳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
於野窻之外臣輩尔微軀難徒報効罔知忌諱上逆天顏
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語之朕昨夜思汝言
極有深理汝真愛我也乃命義後宮擇一淨室而帝居其
中宮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忽然而出曰安能悒悒居此
乎居此雖壽居千萬歲將安用也乃復入迷樓、宮女
無數後宮不得進御者亦極衆後宮女戾夫人有美色一日
自縊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之進帝乃詩也自
感三首云庭絕玉輦尔芳草漸成科隱聞蕭鼓_是聲恩何處
多欵泣不成淚悲未_是番未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向春

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花間柳，翻成雨淚多。看毒三
首之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顰庭柯。有生意，先露一枝
春香情寒艷好，誰惜是天真。玉毒謝後，陽和至散，與群
芳自在。春妝成云，妝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揚花意
春未到處，飛遣意云，秘禍扁仙草。雕房填玉人，毛君真
可戮，不肯寫昭君自傷之。初入承明日深，散未央長門也
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入骨清。獨臥愁空房，颯履步庭下
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弃命
薄。何可量君恩實踈遠，妾意徒徇皇家。豈無骨肉偏新老
北堂比身無羽翼，何計出高墻。姓名誠所重，弃割成何傷。

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自有惜，有若綵牽腸。毅
然就死的，從此歸冥鄉。帝見其詩文，復傷感。帝往視其尸，曰
此已死，顏色有美如桃李。乃及召中使許庭輔曰：朕向遣
汝入後宮，擇女入迷樓。何此獨弃此人也。乃令庭輔就獄，賜
自盡。癸侯夫人帝誦詩，酷害其民。乃令樂之帝，又於後
宮親擇女百人入迷樓。大業八年，方士士于進大丹，帝服之。
湯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史數十人入。厦帝頓燥，日引飲已
百盃而渴不止，鑿成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脉煩，或真元
太虛，引飲即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冰盤於前。
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頓燥之一彬術也。自茲諸院美人

各市米以為盤望行幸京師水為之踴貴戚水之家
皆獲千金大業九年帝將有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靜夜
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去何處李花結果自
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听召宮女問之云熟使汝歌也汝自
然之邪宮女曰臣有弟民間因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
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人啟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之
官木陰濃燕子飛吳衰自古慢成悲它日迷樓更好景
宮中吐艷爰紅輝歌竟不勝而悲近侍奏燕故飲而悲
又歌臣皆不曉帝日休問它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
兵号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為也乃命焚之

經月火不滅前謠詩皆見矣方知世代興亡非偶然也

海山記一卷 唐

余家世好蓄古書器惟隋煬帝事詳備皆他書不載之
文乃編以成紀傳諸好事者使聞其所未聿故也

隋煬帝生於仁壽二年有紅光竟天宮中甚驪是時牛馬
皆鳴帝母先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里余龍隋地尾輒斷
以其事奏於文帝沉吟默然不達帝三歲係於文帝前文
帝拖之臨軒爰玩親之甚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自茲
雖爰帝而不意於帝十歲好觀書古今傳至於方藥天文
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褊忍陽默疑忌好周

願人情淺深焉時揚數有戰功方費周帝傾意結之文
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時后亦不安旬余日不通兩宮安
否帝坐便室召集謀曰國君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
乃私執數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終身執公素曰侍之當自
有計數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語素曰吾嘗親冒鋒刃
出入矢石生死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因惟不免此疾
不能臨天下汝立吾族中吾不諱汝立吾兒勇是於亡帝
汝倍吾言吾後世亦殺此事吾不語人吾之死日不合帝因
忿憊乃大呼左右曰吾兒勇未乃氣哽塞面向之不言素
乃出語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

應喉中啾啾有不足帝拜素願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
崩矣乃不發明日素袖遺詔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
與百官曰文帝遺語立帝有不從者殺於此左右扶帝上
殿左右足弱欲倒者數回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
帝帝執之乃上百官莫不嗟嘆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
子吾已提起數作大家即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
帝多呼為即君侍宴內殿宮人偶覆酒污數衣素叱左
右引下殿加撻焉帝頗惡之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
池帝與素並坐左右張傘以遮日帝起於廁而見素坐藉
傘下風骨秀異堂然帝大疑忌帝多欲有所不諳為

素請而抑之由是愈有害取意會素妃帝曰使素不死夷
其九族見素欲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不欲
立勇汝立見之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召二子弟而
語曰吾必死以見文弟語之不移時所死帝自素死益
無憚乃闢地周二百里為西死後民力堂萬數內為十
六苑聚土名為山鑿池為五湖北海詔天下境內所者鳥
獸草木驛至京師共進花木草卉鳥獸魚虫莫知其數
此不具載詔起西苑十六苑景明一迎暉二栖霞三晨光四明
霞五翠華六文安七積翠八影文九仗風十仁智十一清修
十二宝林十三和明十四綺英十五終陽十六皆帝自製名

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嬪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每
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為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易市
又鑿五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和西曰金光
河北曰潔水湖中曰廣明湖之中積土石為山上構亭殿
屈曲環繞澄碧皆窮極人間花麗又鑿北海周四十里中
有三山效蓬萊方大瀛洲上皆臺榭回廊水深數丈開溝
通五湖北海溝尽通行童鳳舸帝多泛東湖帝因製湖
上曲望江南八閩云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
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灵槎光景輕彩望中斜清露冷
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花開宴思無涯湖烟柳裏不勝垂

宿霧洗開明媚銀東風搖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環曲
岸陰覆昼橋低線佛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出
意更依、湖上雪風急望還多輕、片有時敲竹聲素花
無歌韵入澄波望外玉相磨湖水遠地色相和仰面莫思
采花賦朝歌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湖上多碧翠浪通
浸修帶為不歌舞緩濃舖堪作醉人首無意觀香衾晴
霽後顏色一舫新游子不歸主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
咏翠難伸湖上花天水侵灵才淺葦水邊勾玉粉濃苞天
外剪明霞即在列仙家開爛熳挿髮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
艷玉軒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湖上女精選正宜月輕恨乍

鬲金殿侶相將令是採蓮人清唱滿頻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管
未絃聞盡夜踏清聞草是清春玉輦泛郡真湖上酒終日助清懽
檀板輕聲銀線緩醖浮香米玉阻寒醉眼暗相看春殿晚仙艷奉
杯盤湖上風烟光可愛醉鄉天地醉中寬帝主正清安湖上水流
繞禁園中斜日暖清翠動落花香暖衆紋紅蘋末起清風間
縱目魚躍小蓮東泛、輕搖蘭棹穩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
重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唱此曲大葉六年後范草木鳥
獸繁息茂盛桃李巽拔翠陰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群自大
內厨開為御路通兩苑夾道植長松高柳帝多幸苑中無時御
多夾道而宿帝往、中夜即幸烏一夕帝泛舟遊北海惟宦

人十數輩帝升海山兩是時月初朦朧晚風輕軟浮浪
無聲萬籟皆息帝憶恍惚俄水上有一小舟止容兩人帝謂為
十六院美人泪至首一人先登贊道陳後主謁帝亦忘其
死帝初年與後主甚善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躬勞
謝既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戲情愛甚於中氣今陛下
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語帝將智理於三王之上今乃
甚取當時樂以快平生亦甚美爭聞陛下以開隋渠引
黃河水東流維揚因作詩未奏乃探懷出詩上帝詩曰
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大賒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
不復反龍舟成小艇錫流隨陡岸濁浪噴黃沙兩人迎客

三月柳花飛日脚沉雲外榆稍噪鴝鳴如今疾子俗異日
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海上槎東喧舟艤岸風細錦帆
斜莫言無後利千古壯京華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命也
與亡數也尔安知吾開河為後人之利帝怒叱之後主曰
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終更不若吾帝乃起逐之後主
走日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於水際帝乃悟其
死帝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一日明霞院美人喜報帝曰
酸東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帝沉默甚久曰何
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葦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
切切云李木當茂洎曉看之已盛茂如此帝欲代去左右

或奏曰木德未助之應也又一夕晨光院周夫人集奏云院中楊梅一夕忽尔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往兩院觀之亦自見玉李繁茂後梅李同時結果妃院奏獻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酸中不若玉李之甘院中人多好玉李帝嘆曰惡揚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角揚州一日院妃報揚梅已枯死帝果崩於揚州乎一日落水漁父履主鯉一尾金鱗赭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鮮未有明帝以硃筆於魚額上題鮮生字以記乃放之北海帝後幸江北海其鯉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與蕭

院妃同看魚額朱字尚存惟鮮字無半向隱角字存焉蕭後曰鯉有角龍也帝曰朕為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大業四年道州貢倭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甚繁帝求受之帝從帝遊終不得入宮尔非宮中物也義召自宮由是愈加令愛得出入帝卧内寢義多卧榻下帝游河海回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樓鸞院時下氣暄煩院妃牛慶兒卧於簾下初日照寤頗明慶兒睡中驚魔若不勅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义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故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院坐殿俄而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

烈焰中驚呼人救帝久方睡甦帝惟耳強解曰夢生得生火
有威裂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包大業十年隋乃上帝
入帝院帝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為楊玄感所燒後揚州
刺史再造制度又華麗仍常廣於前舟成求進帝東幸
維揚後宮十六院皆隨行西院令馬守忠別帝曰願陛下
早還都輦臣整頓西院以待乘輿之未西苑風景臺殿如
此陛下豈不思戀捨之而遠游也又泣下帝亦澹然語守忠
曰為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笑吾不鮮裝景輒也左右
甚疑訝帝御龍舟中道半夜聞歌者甚悲其詞曰我兄
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令我挽龍舟又困隋堤道方今

天下飢路糧無此夕少前去三十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
击魂泣煙草悲損門內妻望新吾家老安者義男兒矍此
無主屍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歸帝聞其歌遽遣人求其悲
者至晚不得其人帝苦徬徨通夕不寢揚州朝百官天下朝
貢使無一人至者有來者在路乃兵奪去其貢物帝猶與羣
臣議詔十叁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去欲遂幸永
嘉祥臣皆不願從帝未遇害前數日帝亦微識玄象多夜起
觀天乃召太史金耒克問曰天象如何克伏地泣涕曰星文大
惡賊星逼帝甚急恐禍起旦夕陛下遽修德威之帝不樂
乃起入殿按膝說者不語顧王義曰汝知天下之乱乎何故者

言而不告我也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旨自入深宮又
膺聖澤又常自它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冰
其来义矣料大禍事在不赦帝曰子不教我也不早言臣即
死义矣帝乃泣下曰卿為我陳成敗之礼朕責之也翌日善上書
云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為治之時不愛此身願送入貢
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金鷲積有歲華濃被聖称皆踰
素望侍送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
之本源少讀兵亡之所以还往民間周知利害深蒙乞問方
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体臨大器聖神独断諫謀莫從
独發養謀不容人献大兵苑囿兩至遼東龍舟踰於万艘

官闕偏於天下兵革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
十效塋者十未有一帑藏金虛穀粟湧貴乘輿竟往行無時兵
人侍從常踰万人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為墟方今百家之村存者
可計子弟死於兵役老弱困於蓬蒿兵屍如岳鉞茅盈却狗屍
厭之人肉鷲鳥食之人余臭聞千里骨積高厚膏血草野狐
兔大肥陰虛之人風墟鬼哭寒之草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煙殘民
削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号故夫孤苦何多飢荒尤甚乱离
方始生死孰知人主爱人一何如此陛下植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
鯁言又令賜死臣下相顧鈴結自今全龍逢復生安敢議諫上
位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詎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

陛下過惡送河得聞方今有敗遼師再幸土社稷危於春雪
干戈徧於四方生民入塗炭官吏猶未敢陛下自為若何為計
陛下欲車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一何銷樂陛下若與師別兵
吏不順欲行幸侍御莫送帝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
發憤修德特加愛民聖慈雖切數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
去時不再來巨厦將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掬壤不能救
臣本遠臣不知忌諱字或至此安敢不言今不死後必死兵敢
獻此書延頸待者盡帝曰自古安有不亡國不死之王乎義曰
陛下尚猶蔽已過陛下平日當言吾當誇三王五帝不視商
周使万世不可不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為都輦乎帝乃

泣涕而不拜三加嘆義曰臣昔不言識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
死謝天下方亂辭陛下少選報云義以自刎矣帝不勝悲傷特
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暗中夜間外切有言帝急冠御
由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戡携多向帝曰吾年終重
養汝吾無負汝何負吾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語戡曰三
日前事虞侍衛薄愁寒有詔宮人悉絮袍褲帝自臨視造
數千袍兩日畢二前日賜公等豈不知也尔等何敢逼脅乘輿
乃大罵戡曰臣實負陛下俱叛今二京以為賊處陛下歸亦
無路臣生亦無門已崩逆即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
首以謝天下乃持劍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入地

尚大早况人主乎進帛帝入內閣今貴兒猶罵不息為亂殺

趙飛燕外傳一卷

漢合玄字子于路水人江東都尉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理樂器事江都王為協律舍人
万金不肯傳家業徧集樂声亡章曲甚為繁手哀声自號凡
靡之樂聞者心動為江都王孫女姑蘇嫁主江都中尉趙曼
幸万金食不同器不飽万金得通趙主有娠曼性暴妬且早
有私病不近婦人生恐稱疾居一坐二子歸之万金長曰宜主
曰合得然皆冒趙姓宜主幼聰悟家有彭祖方脉之書善行
氣術長而纖便主輕細止翮然人謂之飛燕台得膏滑出浴不
濡善音辞輕緩可聽二人皆出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妹

弟流轉至長安於趙主時人主于或云曼之他家與陽阿主家

合趙臨共里巷託附臨屢為紐文刺綉獻臨愧受之居臨家

稱臨女臨常有女事官省被病歸死飛燕或稱死者飛燕

妹弟事陽阿主家為舍主常竊劫歌舞積功德至終日不得

食待直貨服䟽苦財頗事膏沐澡粉其費之所愛其值者指

為愚人飛燕通鄰羽林射鳥者飛燕貧與合其被衣雪期

射鳥者為射傍飛燕露立悶息順氣体温舒亡珍粟舍鳥

者異之以為人仙飛燕燕與朕鳥見者為之寒心及幸飛燕瞋

目牢握泣交熙下戰栗不迎帝擁飛燕三夕不能接畧無謹

意官中所素幸者送客問帝曰豈若有余柔若無骨迂延

謙畏若遠若近礼義人也與曹婢育肩者比抑既幸流丹泮
籍嫔私語飛燕曰射鳥兒不近汝邪飛燕曰吾乃射三日肉飢
盈實矣帝体洪壯飲我甚烏飛燕自此特後宮号趙皇后帝
居此央殿便房省宮簿嫔上嫔因進主飛燕有女弟合德美
容体性淳粹可信不與燕比帝即令舍人呂進延福以百宝鳳
毛步輦迎合德合湏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願斬首以報宮中
延福奏嫔為帝取后伍綵組之繡為符以召合德德新沐膏
九曲沉水香為卷髮號為新髻為薄眉号遠山黛拖小粉号
慵未妝故短綉裙小襖李文襪帝玉雲光殿使樊嫔進合德
讎曰貴人姊雪妬不唯嫉思耻不愛死非姊教願以死易耻不

望旋踵音詞舒開清切左右嘆賞之噴帝乃歸合德宜帝
時披時擗士淳方成白髮教授宮中号淳夫人在帝後垂白
此禍水也戒火必矣帝因樊嫔計為別開遠條館錫紫茸云
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炉令嫔風后上久無子宮中不
思千萬計邪何不特進上求未子后德嫔計是夜進合德
帝大悅以輔属体無所不靡謂為溫柔鄉語嫔曰吾若是
鄉矣不能効武皇帝求白雲鄉也嫔呼萬歲而曰陛下直得
仙者上立懇賜數方万金錦二十四疋合德尤幸號為趙婕妤
坐后誤唾婕妤好棄婕妤曰姊唾染人絀襪正如石上華假
令上方為之未必能如此衣之華以為石華廣襄后在遠條

館錫紫茸雲氣帳文玉九赤金九層博山炉令嫿風后上久無
子宮中不思千萬計邪何不時進上求未子后德嫿計是
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体無所不靡香縱恣憊息速條
館無敢言者后終無子后浴五蘊七香湯鋸通香沉水坐燎降
神百蘊香婕妤王浴豆蔻湯傳露華百芙蓉常私語嫿嫿曰
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体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湯陽華
姑為馮大力妻陽華老婦馮氏妻姊弟母事楊華善貴
飾尚教母九面沉水香澤雄射臍内息飢九婕妤亦内息賤
九常試若烏婦人月事益薄它曰后言於承先司劑者上拊
官嫿相薦者曰后如是安有子乎教后煮美花滌之中不能驗

真曠夷獻万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日照人無妍醜皆美艷
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妝五城金霞帳中常若滿
月久之帝語婕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后之美每旦令人忽
如失婕妤即以珠覲為枕前不夜珠為后壽不為后道帝曰
后始如大覲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肯人姊及此令吉先
登正位為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奉上三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
將因一鋪沉水香蓮心碗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擊華叱史万金錦
足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珠夜一牧含光綠毛狸藉一鋪通
香虎文蘭象一座龍香握魚二尾首独搖宝蓮一鋪七出菱
花鏡一奩金瓊環四指石七絳綃單衣一襲香羅手藉三副七

固充雄肪髮澤一道紫金被褥香炉三牧文犀碎辟毒筋
二双碧玉膏奩二盒使侍光郭語璫拜上后報以云錦五成帳
沉水香咨一壺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
之詔益州留三州輸為婕妤作七城錦帳以沉水香飾婕妤接
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中起為瀛洲榭高四
十尺御帝汎波文鼓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
瓊輕綃廣襲坐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紋犀簪
繫玉毳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簫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
大起后頰風揚音無方長翕袖嫋與相屬后裙髀頰我
、后揚就曰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謂我

持后無方拾吹持后履之風睿后泣曰思我使我仙去不得悵然曼
吹泣數行下帝亦愧愛后賜無方萬入后房閨它日宮妹幸者或襪裙
為綈號曰留仙裙婕妤亦貴幸號為昭儀求近遠條館帝作少
賓館為露華殿含風殿博昌殿求安皆為前殿後殿又為溫室
凝缸室浴蘭室曲房連檻飾黃金白玉以殿為表裏千變萬殊
條號通仙門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傳求匪妄却老之方時西南
北波夷致貢其使者奉茹一飯晝夜不卧偃典屬固上其狀屢有
先姪后聞之問如何術夷人曰吾術天地平安死齊出入有無變化石
象而卒不化今後樊嫫弟子不周遺千金夷灵人曰李無術者室不
淫與漫言後遂不報它日樊嫫侍后浴甚歡后為樊嫫道夷言

慙枕掌咲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閉鴨于池上若獺畜鴨持
下未里苗妮者求捕獺狸獻媿語姑曰是狸不它食當以鴨姑怒絞
其狸令夷術真似人也后大咲曰噢曰何足污吾紋乎后所通宮奴
燕赤鳳者雄健能超規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
幸時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灵安廟是日吹塤擊鼓歌連臂踏地
敬赤鳳來由后語昭儀曰赤鳳為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為姊來寧
為它人乎后怒以杯拒昭儀裙曰鼠子能噬乎昭儀素曰穿其衣見
其私足矣安在噓人手昭儀昇事後不虞見蒼之暴孰視不復言
樊慙脫簪扣頭出血扶昭儀為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忘共
被夜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擁姊背却今日幸得膏皆勝人

且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后亦泣持昭儀手袖紫玉九雞釵
為昭儀簪髻乃罢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曰曰后姊
我耳以漢為火德故以帝為帝赤龍鳳帝信之大悅帝嘗昇獵
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能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起昭儀寧
轉側帝持其足樊慙語昭儀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貴
妃足以特鳴動此天與貴妃大福寧轉側昇帝欲亦如姊交帝持
則厭去矣安能動手后驕逸休微病輒不自飲食頃持已簪藥
有苦口非帝為含吐不下咽昭儀夜入浴蘭室膚体光發吉灯烛
帝從幃中竊侍之侍見以白昭儀曰曰覽中使徹烛它日帝約賜
侍見黃金使無得言私俾不豫約中出幃值帝即入白昭儀處

隱蔽自是帝從蘭室牕中窺昭儀多哀今逢侍兒私婢輒止賜
之侍而貪帝金一出入不絕帝賜夜從婢益或至百餘金帝病緩
弱太醫方不能救求其藥嘗得容膝膏遺昭儀輒進帝
御一九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入七城帳笑吃不
止抵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衰衣視帝餘精
出湧沾汗被內須臾帝崩宮人以白太后使理昭儀曰吾持人
主如嬰兒寵頃天下安能歛手與掖庭令爭悖帳之事乎乃拊
膺呼曰帝何往乎遂殿血而死伶玄自叙云玄字子于路水人季
無不通知吾善屬文簡率尚直朴無所務式揚雄獨知之然
雄貪名矯激子于謝不與交雄深憐毀之子于由司空少吏歷

三署刺守州郡為淮南相又有風情哀帝時子于老躰買妾
樊通嫫之弟子不周之子也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
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閒居命言厭不倦子于語通
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馳騖嗜欲盡感之事寧
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筮顧視爐影以手擁髻凄然
泣下不勝甚悲子于亦然通德子于曰奏夫淫于色非慧男
子不至也慧則通一則流不得其防則萬物變態為溝為壑
無所不往焉禮義成則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
忽之變可以防其懷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自盛之至也主君
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哀之至也婢子附形屬影識夫盛之

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姨好聞之不少遺乎
幸主君著其傳使婢子執研削道所記於是撰趙后別傳
子于為河東郡尉班蜀為決曹得幸太守多所取受子于君
蜀教其罪梓厚之蜀送兄子彪續司馬記紕子無所收錄值
譚云王莽時茂陵卜理者不任以夏侯尚書授時更始二年亦
眉過陵卜埋弃書隱山刈茶入其戶獲金藤漆櫃發之乃
得玄書建武二年賈子翊以書于子曰卜理之琴師玄云
尚書居最後中書右佐玄趙后傳竹簡磨滅文義交錯不
可具曉詐與臣最書同校定相證別削去其不可詳者合
為一篇其趙后惡亡所終疑玄之闕也

趙飛燕別傳首

秦醇字子復譙川人

余墨有李生世業儒術一日家事零替余往見之牆角破篋中
有古文數冊其間有趙后別傳雖編次脫落尚可觀覽余就
李生乞其文以歸補編次或傳諸好事者

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躡行若人手執花枝顛然它人莫可季
也在主家時號為飛燕入宮復引援其妹得幸為昭儀尤
善笑語肌膚香滑二人皆天下第一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
亦希幸東宮昭儀入西宮太后居中后夜日欲求子為自固久
遠計多用小嬪車載年少子與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往宮后方
與人亂不知左右急報后遽驚出迎帝后冠髮散亂言語失序

帝固亦疑焉帝生未久復聞壁衣中有人嗽声帝乃出由是帝
有喜后意以昭仪隱忍未發一日帝與昭仪方飲帝忽據袖瞑
目直視昭仪怒氣揚然不可犯昭仪遽起避席伏地謝曰
臣妾孤寒下無強迫之愛一旦得備後庭驅使之列不意
独承圣幸御濃被全私立於衆人上恃恃寵邀愛衆謗未集
加以不識忌諱冒觸威怒臣妾愿賜速死以寬圣抱因涕淚下
帝自引昭仪曰汝復生吾語汝帝曰汝無罪汝之姊吾欲復其
首斫其手足置於淵中乃快吾意昭仪曰何緣而得罪帝言
壁衣中事昭仪曰妾緣后得備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獨生陛
下無故而殺一后天下有以窺陛下也願得深實鼎鑊体膏斧

鉞因大慟以身投地帝驚遂起持昭仪曰吾以汝之故因不害
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以昭仪方就坐問壁衣中人帝
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杀之而廢陳崇
昭仪往見后言帝所言且曰姊曾憶家貧飢寒無聊姊使我
隣家女為草履入市貨履市米一日得米歸遇風雨無穴可
吹飢寒甚不能成寐使我擁姊背同泣此事姊其不憶也今
日幸富貴無他人欺我而自毀脫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
身首異地為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沒無定或爾妾死
姊尚誰養乎乃泣涕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復往後宮承
幸遇者昭仪一人而已昭仪方落帝私窺侍者急趨

燭後遜帝瞥見心愈眩感他日昭代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擘規蘭湯艷、昭代坐其中若三尺寒泉侵明玉帝意思飛蕩若無所主帝常語近侍曰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立昭代為后矣趙后知帝見昭代益加寵幸乃具湯浴請帝以觀既往后入浴后裸躰以水沃帝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終幸而去后泣而曰愛在一身無可柰何后生日昭代為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意乃泣數行帝曰他人對酒而樂子獨悲豈不定邪后曰妾昔在主後宮時帝幸其主妾立主後帝時視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丞更衣之幸下躰常汚御衣重欲為帝浣去帝曰留以為憶不數日備後宮時帝臨

痕尤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感泣帝惻懷然曰有愛后意顧視嗟嘆昭代知帝欲留昭代先辭去帝遇暮方离後宮后因帝幸心為姦利且受經三月乃詐托有孕上成奏云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遺賜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未內宮盈實月脈不流飲食甘美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躰實曠之入懷紅初貫日所是却符也授妾育茲為佳端更期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帝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荅云因閱未奏喜慶交集夫婦之私義均一躰社稷之重嗣續其先妊初保緩宜厚藥勿舉食無毒

者可親有懇求上無煩戕奏口授宮使可矣兩宮候問宮使
文至后慮帝幸見詐乃與宮^使王盛謀自為之計盛謂后曰
莫若辭以有妊者不可近人近人則有所觸焉觸則孕成敗
后乃遣王盛奏帝不復見后弟遣問安否而俯及誕月帝
其^浴身子之化后召王盛^中曰汝自黃衣即出入禁掖
吾引汝父子俱富貴吾欲為自利長久計托孕乃吾之私意
實非有也已及期子能為我謀焉若事成子萬世有後利盛
曰臣為后取民間才生子携入宮為后子但事密不泄亦無害
后曰可盛於城都外有姦生子孫者綰數月以百金售之以物
囊之入宮見后既發器則子死后驚曰子死安用也盛曰臣

今知矣載子之器氣不泄此子所以死也臣今求載子之器兒
其上使氣可出入則子不死盛得子趨宮門欲入則子驚啼尤
甚盛不敢入少選復携之趨門子復如此盛終不敢入宮盛
表見后具言驚啼事后泣曰為之柰何已^喻十二月矣帝頗
疑訝或奏帝曰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疑當是聖人后
終無計及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夢龍卧不幸^聖嗣不育帝
但歎惋而已昭代知其詐乃遣人謝后曰聖嗣不育豈日月
不滿也三尺童子尚不可^期况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姪
之死所也時^後庭掌茶宮女朱氏生子昭代曰從何而得也
乃以身投地大慟帝自持昭代起坐昭代呼宮使蔡規曰

急為取子未規取子上昭化語規曰為殺^{吾之}規疑慮昭化怒罵曰吾重祿養汝將安用也不^然吾併銀汝規以子繫殿燹死投之^{井後}復宮^人孕子者^後尺杀之後帝行步^蹇頽氣憊不能御昭化有方士獻大丹其丹養於火百日乃成先以瓦貯水滿即置丹於水中^水即沸又易去復以新水如是十日不沸方可服帝^日服一粒頗能幸昭化一夕在大慶殿昭化醉十粒初夜絳帳中擁昭化帝咲声吃^{不止}及中夜帝昏知不可^將起坐夜或朴卧昭化急起秉烛視帝精出如泉有溢頃帝崩太后遣人埋昭化且急窮帝將疾之端昭化乃自絕后居東宮又^皇與御一夕后^寢驚帝甚久侍者

呼問方覺乃言曰近吾夢中見帝^自雲中賜吾坐帝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日侍帝不謹不合^毀此茶吾意既不足吾又問帝昭化安在帝曰以^鐵杀吾子今罰為巨鼃居北海陰水穴間受千歲水寒之苦乃大慟後北鄙大^支月獵于海上見巨鼃出於穴上首猶貫玉釵^顯望波上^有恋人之意大月王遣使問梁武帝以昭化事荅之

明皇雜錄

二卷

唐鄭處誨

秘書省校書郎

象撓賊不拜舞

上幸韋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擗引其羊象駝京舞馬入洛陽復散於河北時之盛掃地而進矣洎肅宗克服方散求於人間其後歸於京師者十無

一二馬祿山至東都既懷僭逆大設声乐祿山揣凶戎王蕭
胡莫長草木之見因誑之曰吾自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
而至見吾必拜：鳥獸之命有所歸何況人乎則四海安得
不從我於是左右引象未至瞪目憤怒累無拜舞者祿山
懷漸怒命左右置鑑牢中以烈火蒸之以刀樂俾壯士聚高樓
之湖中胸臆流教丈曰人樂工見無掩泪

避水上東都至綉嶺宮時當炎酷上以行宮狹隘謂左右曰
此有佛寺乎吾將避暑於廣廈或云六軍填委於其中不可
速行止語高力士姚崇多計弟往覘之力士回奏曰姚崇方紛
締絡乘小駟樓輿於木陰下上悅曰吾得之美遽命小駟而頓

消煩燭乃嘆曰小事尚如此觸類而長之天下固受其惠矣

樂工李樂工李龜平持承顧過於東都通遠里中建堂制度

甲於都下今裴公於定鼎南門別墅兮楚堂是也其後龜年
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賞為人歌數闕座客聞之莫不掩
泣罷酒杜甫嘗贈之曰岐王宅裏尋常見惟九堂前已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鸚鵡塚天室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可曉

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娘方嬉於殿檻臂有鷹至擊
搏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瘞於園中呼為鸚鵡塚

樂工死天室中群賊西京竊據宮闕大棧文武朝臣黃門宮

嬪樂工騎士每獲數百人則兵仗嚴衛送於洛陽至有送
于山谷者皆羅捕近脅授以冠帶祿山尤致意于樂工求訪
頗切不逾旬日獲梨園弟子數百人群連因相與大會於凝
碧池宴偽官數十人大陳御庫珍寶列於前後槩作樂梨園弟
子旧人不覓歔歔相視泣下群逸皆露刃有四海清樂工
者推樂器於地西向慟哭逆黨縛海清於試馬殿支解以示
人聞之者莫不傷痛王維時在賊中拘於菩提寺聞之亦賦
詩曰万户傷心主野烟百官何日得朝天秋槐葉落深宮裏
凝碧池頭奏管絃

上既自蜀還京居南內其後李甫閹矯制移上西宮王真公
主徒居於外高力士而下悉放逐嶺表上因蔬食或餌藥辟
穀肅宗泣涕切諫自是日不過一食上帝懷戚但吟刻木
牽絲作老翁鷄皮鶴髮與真同頃史弄罢寂無事還是人

生一夢中

明皇幸
清華

至德中復幸華清宮父老奉迎壺漿塞路時上春秋
已高、乘步輦父老進日前時上皇過此馳馬從禽今何為
不上曰吾老矣吾豈復堪此父老士女輩之莫不悲泣

明皇見
臂環

所豐市有女伶諶阿霞善舞陵波曲常出入宮中貴
妃遇之甚寵至華清宮復令召為舞罢阿霞因出金粟粧
臂環曰此尚貴妃所與上特之凄然出淚從官左右莫不嗚咽

高力士上幸華清宮每躋攀無處不悲淒感泣高力士既謫山
谷多莽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作詩云以寄意曰兩京作斤
賣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都不假其後會赦因至
武陵道過聞無中羽林軍士生事謫嶺南停車詰曰方知
上壓世力士北望號泣嘔血而卒

恃威橫暴

王鈇之子準為衛尉少卿出入宮中則雞侍左右

李林甫持擁恃勢林甫之子岫為將作監亦入侍常惺為岫
所負而不敢言一旦卒其徒過駙馬王繇望塵趨拜準
挾彈命中於繇冠上折玉簪以為笑樂遂致酒張樂永
穆公主親御刀匕上長女也仁孝端叔頗推於戚里上特

所鍾念準既去或語繇曰鼠雖恃其父勢然公主亦上之
愛女君待之若此或問上豈不敢意邪繇曰天子怒無所畏
但命繫之七郎安敢不尔

鈇第七時
呼為七郎

其恃威暴橫人之畏憚已如此矣

群臣解熙

三卷

唐商憚

号高素處士

朝戲

唐初有裴略者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為錯一事落地此人
即面温彦博處披訴博時與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即云
少小以來自許明辨至於通博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
文章兼能朝戲彦博始回意共語而听前有竹彦博即
令朝竹此人應声朝曰竹風吹青簫凌寒葉不凋冬子
不熟虚心未能待閔士皮上何芳生節目即云解通博言

語可傳語听前屏牆此人走至听前大声語曰方今聖上
聰明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人物在此妨賢路即推倒彥
博曰此意省博此人云非但省博亦當省博彥博如晦大
咲喜即令送吏部與官

天子親
家翁

蕭瑒嘗因燕太宗語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

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程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
何說瑒對曰臣是梁朝見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
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未解思量

太宗征遼作飛梯以上其城有應募為梯首者城中

矢石如雨因競為先登英公李世勣指之語中書舍人許敬

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非健要求未解思量帝聞將罪之

見屈原

散樂老崔嵬善弄痴大帝令給事抹頭向水下良久

帝問之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乃沈汨羅水汝逢聖君何
為亦來此帝大笑賜物百段

卷耳

韋慶本女選為妃詣明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

多呼為卷耳時長令杜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
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
卷而后妃之德也

見人多
忘

中書令許敬宗見人多忘之或語其不聰曰卿自唯

記若遇何刘沈謝暗中摸索省亦可識

選人被吏部侍郎李迥秀好机警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

表路迥秀問從何來曰泛蒲津關來迥秀曰取潼關路去選

者曰耻見妻子迥秀曰賢室本自相諳亦應不恠

送風帳杭州參軍独孤守忠領租舡赴都夜半急進集舡

人更無他語乃云送風必不得張帆平大晒焉

命名曰秘書監賀知章有高名告老歸吳中明王加重之美

事優異將行泣涕上問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

賜之歸卿之榮上曰為道之要莫所信乎者信也履信思

乎順卿之子必信順人也宜名之乎再拜而受命焉久而語之

曰上謹我也我是吳人乎乃瓜下為

史詩明詩子豈非呼我兒瓜子也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送至

東都遇櫻桃熟其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去詩云櫻桃

一籠子半赤已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贊美之皆

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黃字聲勢

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周至即其傳也

准勅惡詩杜佑鎮淮南進雇叔清詩百篇德宗詔使者此惡詩

用進時人呼准勅惡詩

重婚元和建官中外之親重婚者先以涉溱洧之訖就禮之夕

價相則有河清張仲素宗崖李程女家索催妝事仲素朗

吟曰舜耕余草木禹鑿旧山程久之乃悟曰張九、舜禹之

事吾知之矣於群客大笑

嶺南風俗

嶺南地暖草萊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栽種茄子者

宿根二三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树每夏秋熟時梯樹摘之三年後樹老子希即伐去別栽嫩者又其俗入冬好食餛飩往之稍暄食酒用扇至十月但率以扇一樹相遺書中以吃餛飩為題故俗云踏梯摘茄子把吃餛飩

又嶺南無問貧富之家教女不以針縷紡績為功但窮庖厨勤刀抗而已善醢醢菹鮓者得為大好女美俚民爭姻娉者相與語曰我女戴袍襦襖即灼然不會若修治水蛇黃鱗即條不勝一條矣

妻妬

李福妻裴氏姓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曰有女奴敵之者福意欲私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何人即指所敵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得一繾綣福又罵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即偽言腹痛且召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以疾告以福所疾裴以為言然遽出奩中跣問福所苦既業以疾為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水中進之明日監軍及從事悉未候問福即具以告之因言曰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槩溺耳聞者莫不大笑

優人滑稽咸通中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独出輩流虫不得脱諷諭然久一婢警出云娘子欲燒裙其人遽問損處婢曰正燒省大雲寺門

拜胡僧

偽蜀王先生未開國前西

城胡僧到蜀人瞻敬如

見釋迦舍如大慈三孝院蜀主復竭坐於廳傾都士女就院不令止之婦女到次拜優王舍城揚言曰女弟子勤禮拜願後身面孔一似和尚蜀主大笑

那无秋鳥

偽蜀主先生晏駕前未大禿鵝鳥遊於摩阿池上

顧變時為上臣直于内禁遂潛吟二十八咏曰曾聞端應雷万狀微意不如無摩訶地池上分見仔納看未是那胡

拊掌錄

卷三

元号

攘然手

東萊呂居仁先生作軒渠錄皆記一時可咲之事余觀諸家雜說中亦多有類是者暇日裒成一集月之曰拊掌錄不独資開卷者之一咲亦是以補軒渠之遺也延祐改元立春日輟然子書

卜者許壽

王溥五代状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

其父祚為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者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落陽里弟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警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哉荅曰王相公又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寿合以吉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酌也

既見祚合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
曰問能至七十否聳者笑曰更向尚荅曰以致八九十否又大
笑曰更向上荅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曰此命至少亦須一
百三四十歲祚大喜曰其問莫有巧智數捷亦不可多得
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必次反優倡馬戲可及哀衣博
帶攝齋以升坐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
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警曰何也曰金剛經
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煩夫坐見坐也上為之啓蓋又曰
太上老君何人曰爾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
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於有娘乎

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
論語曰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奚大嫁為上意極
歡賜予頗厚

講論語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質無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

耻之乃召一孝兼講論語云為政篇翌日語坐曰近方知古人
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笑

假作僧道

南中下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昭

宗即位柳韜為容管宣告使赦下到下屬州自來無僧道
臨事差攝宣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大恠而問之僧
曰從未到差遣偏并去歲已曾作文宣王今年又差和尚

聞者莫不絕倒

署吏為自廣南際海中數州多不立文宣廟有刺史不知禮

將釋奠即署二書吏為文宣王亞聖鞠躬於門外不

如化即判云文宣王亞聖各次若干

依卿所奏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劄身乞誅之以謝天

下声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為起居居住持立殿切既常歸廣

淵未問早来司馬君實上殿門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

如何元發戲曰我即听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風流骸骨王輔運句骨立有風味朋從目之曰風流骸骨崇寧

癸未在金陵府集見官奴有極搜者府尹朱世昌顏余曰

尔識生色骷者髅否余欣然為王句得對

春帖子大觀間翰院進春帖子有一李士撰詞云神祇祖

考每樂之草木鳥獸裕如也以鳥獸對祖考不宜所

更以待是罪

木野狐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日月已奕

者考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因基稱為

木野狐言其媚惑如狐也自崇寧後復權茶法制曰嚴

私販者固以拒抵罪而商賈官券請納有限道路有程

織悉不如令則被繫罪或沒賀告示昏愚者往不免其

脩乃目茶籠為草大虫言其傷人如虎也

活卦影 熙寧中署中日者費老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語之
卦影其後轉相祖述其間人物不常馬或四足獸或兩翼
或儒冠而僧衣故為恠以見像朝士未帶好恠常戴俗帽
衣深夜而躡朝靴紺緣纈朋從目為活卦影

出汗方 錢通田家子高躋廛仕性甚魯每遇失汗則負重
走齋中汗出乃蘇既為禁從猶如此或取十余千錢就帳
內荷之以作刀諸方不戴此法但人生惡安逸喜勞動惜乎非
中庸也輕薄子以語此出汗方雖偏入御藥院可一笑故記之
盆成括 沈括盆中方就沐刘貞父遽哭之曰盆中可憐已矣中
謊問云死矣盆成括

禽言 王荆公常與客飲喜摘經書中語作禽語令燕云知之為知
之不為不知是知也久之無耐者忽刘貞父曰吾摘句取字可乎
因作鷓鴣令曰沽不沽坐客皆笑

雪詩 宗室有滔大使者善作俳笑之詩有曰一聚草子綠茸
誰人喚作麥門冬若还移種麥門西不成喚作麥門冬京師有麥門冬哲
宗末年多躁怒不移左右無以娛悅常往來大使求詩一日雪問
有何詩方吟兩句云誰把鵝毛滿處掃玉皇大帝取私鹽持以奏

哲宗大笑

鄙詩 哲宗朝宗子有好為詩而鄙俚可笑常作即事詩云日
暖看三織風高聞兩廂蛙番白出闊矧死紫芝長撥聽琵琶持饅

接建章歸來簾里坐打杀又何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
織網於簷間又見二雀閉於兩廊有死雖香腹似出字死蚓如
之字方喫飯撥聞鄰家彈琵琶作鳳棲梧食饅頭未畢閤人報
建安章秀才上謁迎客既歸見臥內門上昼鍾馗繫小鬼故云打
死又何妨哲宗常灼艾諸內使欲娛上或奉其詩上笑不已竟不
能巧艾而罷

置帽

張逸密李知成都善詩僧文鑒大歸蜀中民素所重一日

文鑒謁張公未及見時筆揚主簿張唐甫同候於客次唐
甫欲搔髮方脫烏紗睥賭文鑒單於其首文鑒大誼怒張公
遂召才就位即白曰僕與此官人素不相識適將僕頭單其頭上

張公問其故唐甫對其方頭痒取下僕頭無處頓放見師頭開
遂且權置少時不意其怒張公大笑而已

匍匐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徇時導古禮祭君謨居喪於莆田烈

往吊之將至邊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
南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襦袴南二十余生望門以手掘地膝行
號動而入孝堂妯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吊時李遵益匍匐
作犯徒以
止罪詩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
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舡一云月黑杀人夜風高放火天厥云酒粘袖

衫重卷壓帽簷篇或問之答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厥撤太尉

世傳宗室中亦有昏謬者

呼為厥撤

一日生宮門見釘度

者急呼之命僕取弊履令工以革護其首工嘆曰非我技也公乃
悟曰我謬也該呼汝矣適一欲呼一銅漏俗呼骨路者耳聞之大笑之

茶 王蒙肅客必以茶人語今日有水厄東坡昔窘客語茶主人曰
所謂老婆子塗面搽了又搽

獨步 黃魯直在荊州間東坡下世士人往吊之魯直兩手抱一膝起行獨步

嗜燒煉 黃裳酷嗜燒煉年疾篤語諸子曰吾死以大缸一枚坐之復以

大缸覆之用鉄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坑中足矣

閩地越海賊日鄭廣後就降補官同官強之作詩廣曰不問文

官與武官文官武官總一般衆官是做官了做賊鄭廣是做賊

了做官

六



三